

石
林
燕

宋
葉夢得撰

語

全

進步書
局校印

宋葉夢得撰

石林燕語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石林燕語提要

宋葉夢得撰凡十卷當南北宋間干戈擾攘圖籍散佚殆盡夢得獨能於當時官制科目敘述賅備足資援據其它闕於掌故亦復原原本本具徵淵博迄今講史學者靡不奉為圭臬惜記憶有失真處殊為白璧微瑕成都宇文紹奕作考異以糾其失雖未免吹求過甚然釐正處亦頗匪鮮是亦石林之諍友也

石林燕語卷第一

宋 吳葉夢得著

太祖皇帝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椀筴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筴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筴天命豈不素定矣哉晏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橫兆譽效如有聞蓋記是也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偽諸國皆無甚難之意將伐蜀命建第五百間於右掖門之前下臨下水曰吾聞孟昶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賜之召李煜入朝復命作禮賢宅於州南畧與昶等嘗親幸視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覲即以賜俶二居壯麗制度畧侔宮室是時諸國皆知在掌握間矣煜居後為尚書都省俶居至錢思公惟演亦歸有司以為冀公宮錫慶院今太學其故地也

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照遂改詔為制肅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即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

者也。京師大內，梁氏建國，止以為建昌宮。本唐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宗遷洛，復廢以為宣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號大寧宮。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始為之。

太祖建隆初，以大內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皇城東北隅，以鐵騎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寧、柔義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昇龍銀臺等諸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宮成，太祖坐福寧寢殿，令闕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曰：我心端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矣。羣臣皆再拜。後雖嘗經火，屢修率不敢易其故處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為開寶皇后，移居東宮，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慶。後中書門下請為皇太后，建宮立名。于是詔築宮曰萬安。明肅太后既臨朝，不築宮，止名所居殿曰會慶。明肅上仙，遺詔進太妃楊氏為皇太后，乃名所居為保慶。號保慶太后。訖治平。慈聖宮曰慈壽。元祐宣仁宮曰崇慶。建中欽聖宮曰慈德。皆遵用萬安故事也。崇寧初，元符太后宮稱崇恩。蓋進太后故禮，加于開寶云。崇政殿，即舊講武殿，為國忌前一日。及軍頭司引見呈試武藝人，吏部引改官人，即

常朝退少頃。以衫帽再坐。忌前則服澹黃衫皂帶。自延和殿出。降階由庭中步至。不乘輦。遇雨。然後行西廊。皆祖宗之舊也。從官獨二史人入侍。舊制不甚大。崇寧初。始徙向後數十步。因增舊制。發舊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兩旁碾波濤。戲龍文如屈髻。制作極工妙。余為左史時。每見之。蓋古殿其下。必有寶器為之鎮。今乘輿行幸。最近駕前所持玉斧是也。

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直。俗謂之謬門。而無勝。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謬門曲榭是也。薛綜注。謬曲屈斜行。依城池為道。集韻。謬字。或作移。以為宮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牆而北轉東面為北門。亦可謂斜行依牆矣。凡宮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啟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既建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真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廐隙地。有二岡隱起。為是。復即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天聖中。明肅欲置真宗神御其間。而難于遣太宗。因以殿後齋宮。並治二殿。曰三聖殿。慶厯中。始名太祖殿。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考。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為水嬉。宜春院。本春悼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為富國倉。遂遷于此。玉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歲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已。車駕臨幸。畢。即閉。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為鬼神戲。謂之早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為故事。宜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嬪人不跪。趙不能對。詢徧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祈公溥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嬪人亦跪也。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趙大賞。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啟者。則亦無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簡肅之抗論也。

母后加謚。自東漢始。本朝后謚。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至

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為謚議請于朝。詔以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猶懼未盡。始仍故事。遂謚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與親聖獻肅皆四字云。

熙寧末年旱。詔議改元。執政初擬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于文。一人負戈。繼又擬豐亨。復曰不可。亨字為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豐。

范魯公質。王祁公溥。皆周朝舊相。太祖受禪時。質年四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質罷八年薨。溥二十年薨。雍容禪代之際。疑間不生。雖二人各有賢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質性本褊急。好面折人過。然以廉介自居。未嘗營生事。四方饋獻皆不納。太宗嘗論前宰相。以質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為稱。溥寬厚。喜薦導。後進罷相時。其父尚無恙。猶常執子弟之禮。不廢。貽永尚太宗女。乃其子也。

張伯玉。皇祐間為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時。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黃門諭旨。勞之曰。聞卿貧無慮。朕當為卿治裝。翼日。中旨三司賜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為無例。上曰。吾業已許之矣。卒賜之。祖宗愛惜財用如此。又見所以獎勵言官之意也。

明肅太后上徽號。初欲御天聖殿。即今大慶也。王沂公爭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

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為請。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為非。是既進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是歲冊禮。止御崇政殿。

韓魏公為英宗山陵使。是時兩宮嘗為近侍姦人所間。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簾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發。忽自起赴燭焚之。使者驚。懇曰。有事當別論奏。安可輒焚御筆。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歸。但以此奏之。卒焚之。有頃。外傳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問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焚之矣。二使歸報。慈聖太后歎息曰。韓琦終見事遠有斷。

大遼國信書式。前稱月日。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遼國徽號皇帝闕下。入辭。次具使副全銜。稱今差某官。充某事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奉書承賀。不宣。謹白。具辭率不過八句。回書其前式同。後具所來使銜。稱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不具副使銜。辭亦不過八句。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別遣太后使。副以皇帝書達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官某。充太皇太后某使爾。賀書亦如之。

元祐垂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羣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稱

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云。顧惟菲涼。豈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當幾合於前規。是歲進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壽春朝近外廷。詔恩不許會公卿。即時二史書謙德。只使羣官進姓名。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中。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為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沿革為三門。為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修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抵牾。後亦廢。

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歷元年。郊祀赦。聽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為制度。無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為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于是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潞公為平章事。首請立廟于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于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為兩翼。嘉祐初。遂做為之。兩廡之前。又加

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祔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別為外門。置庖厨于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為主。唐周元陽記錄。以元日寒食秋分冬至。為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倣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猶虛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

父沒稱皇考。于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者。曾祖之稱也。自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曰伯庸。則以皇考為父。故晉司馬攸為燕王告祔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後世遂因不改。漢議宣帝父稱。祭義初請謚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乃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然沿習已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

治平中。議濮安懿稱王號。學士王禹玉。中丞呂獻可。諫官范景仁。司馬君實等。皆謂宜稱皇伯。此固顯然不可。歐陽永叔為參政。尤詆之。五代史。書追尊皇伯宗儒為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說。然遂欲稱考。則不免有兩統二父之嫌。故議者紛然久不決。慈聖光獻太后。內出手詔。令稱親。當時言亦力爭而止。以諸侯入繼。古未有也。自漢

宣帝以來始見之。魏相以為宜稱皇考。此固亡乎禮之禮。而哀帝稱定陶王為恭皇。安帝稱清德王為孝德皇。則甚矣。禮以王以皇。以顯冠考。猶是尊稱。若舉謚而加皇。乃帝號。既不足辨父子。而爵父。此正禮之所禁也。曾子固嘗著議。以為父沒之通稱。施于為人後之義。為無嫌。此蓋附永叔之意。當時羣議既不決。故仍舊。但稱漢安懿王。蓋難之也。

皇祐治平。天下財賦。歲入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出入畧相當。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加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加一千萬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豐中。曾子固嘗請欲推考所從來。悉為裁損。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類推之。歲入以億萬為率。歲但省十之一。則三十年當有九億萬。遂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議格不行。此雖論其大約。未必盡然。要之言節用。似當畧做此。可以得實效。愈于毛舉目前瑣碎。徒為裁減之名。而訖不能行也。

仁宗慶歷初。嘗詔儒臣檢討唐故事。日進五條。數喻近臣。以為有補。其後久廢。元祐間。蘇子容為承旨。在經筵。復請如故事。史官學士。採新舊唐書諸帝所行及羣臣獻

納日進數事。因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唐故實三事。子容仍於逐事後畧論得失大旨。當時遂以為例。

漢議廷臣既皆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以為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勅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是以漢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稱皇考。時未能難之者。惟司馬君實在諫院。獨疏之云。為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捨父母則無以為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為皆不識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則無嫌。故可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光武起布衣。雖名中興。與創業同。使自立七廟。猶不為過。况但只稱皇考。今上為仁宗子。而稱濮王為考皇。則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無以奪之。謂稱皇伯不然。君實雖辯之力。然無據依。亦終不能奪文忠也。

故事。宰相食邑滿萬戶始開國。賈文元罷相。知北京。未滿萬戶。以出師佐平貝州功。特封安國公。其後以武勝軍節度使。入為祥源觀使。留京師。請還節。仁宗特置觀文殿大學士。寵之。觀文有大學。不自文元始。蘇子容挽辭。所謂大邦開國。賞元勳。秘殿升班。寵舊臣。是也。

故事。臺官皆御史中丞。知雜與翰林學士互舉。其資任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歷通判。非特旨不薦。仍為裏行。此唐馬周故事也。議者頗病太拘。難以應格。熙寧初。司馬君實為中司。以請稍變舊制。及呂晦叔繼為中司。遂薦張戢。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驟用。李資深以秀州軍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命下。宋次道當制封還詞頭。已而次命李才元。蘇子容。皆不奉詔。蓋謂旋除中允。而命猶自選人而除也。三人皆謫。卒用資深。近歲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資深始也。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荆公為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復請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為判院。是中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放。韓忠彥。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邢昺自翰林侍講學士。以工部尚書知曹州。仍舊職翰林侍講學士。外除。自昺始。張文節公知白。求罷叅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翰林侍讀學士。外除。自知白始。昺班翰林學士上。從其官也。

石林燕語卷第二

宋 吳葉夢得者

周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爾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謂之卿。唐制宰相對正衙皆立而不奏事。開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蓋以其論事難于久立。本朝范魯公為相。當禪代之際。務從謙畏。始請皆立。則今經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師尊之。亦以講讀難久立故也。太祖開寶中。召王昭素講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召學官李覺講。皆賜坐。此出一時特恩。非講官例也。應天府藝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為南京。詔即衙城為大內正殿。以歸德為名。當時雖降圖營建。而實未常行。天禧中。王沂公為守。始請減省舊制。別為圖以進。亦但報聞。其後夏文莊韓忠獻張文定相繼為守。有請僅能修祥輝崇禮二門而已。元豐間。蘇子容自南京被詔還朝。復以為言。但請以沂公奏先修歸德一殿。約為屋百間。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門以真宗東封回。嘗駐蹕肆散觀醜。賜名重熙。頌慶樓猶是雙門。未嘗改作。內中惟有御製詩碑亭二。余為守時。已將傾頽。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元豐官制行。王禹玉為左僕射。蔡持正為右僕射。新省成。即都堂禮工郎中員外郎迎于門外。僕射拜廳。訖升廳。各判祥瑞案三道。學士兩省官。賀于廳上。中丞尚書以下百官。班于庭東。下西向。僕射降階就褥位。直省官贊揖。臺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辭。賀復位。直省吏贊拜。僕射答拜退。即尚書省燕侍郎給舍以上。及中丞學士皆與時有司定議制以聞。禹玉等拜辭。

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後為相者。初正謝即辭例。從之。故惟此一舉而已。

元豐官制行。吳雍以左司郎中。出為河北都轉運使。是時神宗方經營北虜。有巡幸之意。密以委雍。乃除直龍圖閣。都司除職自此始。其後文及甫。自吏部員外郎出知陝府。路公在洛。便養為請。欲以示優禮。亦除直龍圖閣。郎官除職自此始。皆非常例也。故事。自郎中出入。皆未有除職者。自元祐間。范子奇自左司郎中。除河北轉運使。范純粹自右司郎中。除京東轉運。皆除直龍圖閣。用吳雍例也。

元豐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猶未就。僕丞并六曹。寓治於舊三司。司農治尚書省。及三司使解舍。七月成。始遷入新省。榜曰文昌府。前為都省。今廳在中。僕射廳分左右。凡為屋一千五百八十間有奇。六曹列于後。東西向。為屋四百二十間有奇。凡二千五

百二十間有奇。合三千一百間有奇。時首拜王禹玉蔡持正為相。至元祐紹聖間。二人皆貶。其後追治元祐黨人。呂申公。司馬溫公。呂汲公。范忠宣。劉莘老。皆貶。免者惟蘇公一人而已。故言陰陽者。皆謂凡居室以後為重。今僕射廳不當在六曹前。使言于是都官員外郎蒙安國。自言得唐都省圖。六曹在前。持獻請遷。遂遷舊七寺。監移建如唐制。既即其地步。欲速成。將作少監李誠總其事。殺其間數工。亦滅裂。余為祠曹。即尚及居之。議者惜其壯麗不逮前也。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緒在位于仁宗為伯。故明肅太后臨朝。生辰正旦。虜皆遣使致書太后。本朝亦遣使報之。猶婦婦通書于伯母。無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臨朝。則仁宗之弟婦也。與隆緒時異。眾議每遣使。但致書洪基。使專達禮意。其報亦如之。最為得體。元祐初。宣仁臨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禮達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氏以逮為及。識當是有知之稱。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為假。元豐編勅。修假寧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意謂生時祖父母尚存云爾。然不當言逮事。蓋誤用禮之文也。原為此法者。謂生而祖父母死。則為不假。存則為假。所以別于父母也。若謂逮事為及。見之

辭則禮云不逮事父母者遺腹子固有不及見父者矣。而母則安有不及見者乎。法初行安厚卿為樞密。適祖母忌。祖母沒時厚卿纔二歲。疑而以問禮部郎官何洵直。洵直雖知法官之誤。因欲遷就其說。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為天時一變為有識。欲以三月為限斷過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從立法者之意也。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內朝也。以紫宸殿為便殿。謂之上閣。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以詢萬民于宮中。內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羣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猶今之奏事。或謂之燕寢。鄭氏小宗伯注。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為周之外朝。而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則宜有後殿。大會殿設于司徒府。則為外朝。而宮中有前後。則為內朝。燕朝蓋去周猶未遠也。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其沿習有自來矣。方其盛時。宣政蓋常朝。日見羣臣。遇朔望陵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喚仗入閣。宰相押之。由閣門進。百官隨之入。謂之喚仗入閣。紫宸殿言閣。猶古之言寢。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亂離。宣政不復。御正衙立仗之禮遂廢。惟以隻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設仗。敬宗始復修之。因以朔望陳仗紫

宸以為盛禮。亦為之入閣。誤矣。

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閣。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閣禮之後。百官復承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為中丞。以為非禮。請復朔望入閣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閣。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為入閣。訖本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參官。遂為定制。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而不名。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詩言自堂祖基。而禮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蕭何傳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疑皆起于秦時。然秦制獨天子稱陛下。漢魯有靈光殿。而司馬仲達稱曹操。范曄稱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則諸侯王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自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蓋自唐始也。其制

設吻者為殿無吻不為殿矣。

本朝未定六參之制。百官日俟朝于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亢聲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即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復押。亦百官以序自拜於陛下。而出。韓魏公為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為中丞。力擊之。以為不臣。其言雖過。然當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為非禮。故司馬君實代樂道。以辰時二刻前朝。退則押班。過則免。遂以為例。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監驅之勞。而配隸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蘇子容元豐中建議。請依古置園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髡首鉗足。晝夜居作。夜則置之園土。滿三歲而後釋。未滿歲而遇赦者。不原。既釋。乃送本鄉機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崇寧中。蔡魯公始行之。人不以為善也。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為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不為要職也。然在學士之立。視待制則為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

扶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為閒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嘗自言于公府。豈敢取必于僉諧。

國朝講讀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呂文仲為侍讀。繼而加翰林侍讀。寓直於御書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如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楊文莊公徽之為樞密直學士。以老求罷。徽之嘗為東宮官。乃特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命之。並授文仲夏侯嶠三人。又以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學士。祿賜並與之同。設直廬于秘閣。侍讀更置侍講學士。

講讀官自楊文莊等後。馮元魯宗道皆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高若納以天章閣侍制兼侍讀。皆不加翰林及學士之名。讀官初無定職。但從講官入侍而已。宋宣獻夏文莊為侍讀學士。始請日讀唐書一傳。仍參釋義理。後遂為定制。

唐有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常為之。太宗平蜀。王著蜀人善書。為趙州隆平縣主簿。或薦其能書。召為衛尉寺丞。史館祇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為翰林侍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自著後不復除人。著後官亦不顯。有翰林學士王著者。自別

一人非此人也。王君玉琪為館閣校勘。晏元憲以前執政留守南京。辟為簽書留守判官公事。詔特令帶舊職從之。館職外除自君玉始。

神宗初欲為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為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聞。于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辭也。

唐制門下省有弘文館。中書省有集賢殿書院。皆以藏圖書。弘文館即修文館也。武德初置。設生徒使習書。選京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上為直學士。及使他官領直館。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官務。中宗景龍中。置大學士。至開元初。乾元殿為四部書。置乾元院。後改麗正修書院。又改集賢直學士等官。略如弘文。自是宰相皆帶弘文集賢大學士。遂為故事。

梁遷都汴。正明中。始于右長慶門東北。設屋十餘間。謂之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初極卑隘。太宗太平興國中。更命于左昇龍門裏。舊車輅院地。改作。置集賢書于東廡。昭文書于西廡。史館書于南廡。賜名崇文院。猶未有秘書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秘閣。命李至兼秘書監。宋必兼直閣。杜鎬兼校理。三館與秘閣始合。

為一。故謂之館閣。然皆但有書庫而已。元豐官制行。遂改為秘書省。

唐正觀初。始置史館于門下省。以他官兼領。秩卑者以為直館。宰相監修撰。開元中。李林甫為監修國史。始遷于中書省。後置史館修撰。迄五代。遂為故事。

本朝乾德初。首以趙韓王為監修國史。修撰之外。復有編修。校勘。書校。勘編。修。時。創制不一。舊但以書庫吏抄錄報狀論次。其後遂命進奏院及諸司。凡詔令等皆關送開寶後。命中書樞密。皆書時政記。以授史官。淳化中。張秘請別置起居院。為左右史之職。以梁周翰。李宗諤為之。凡長春崇德殿宣論陳列事。中書以時政記記之。樞密院則本院記之。其餘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記錄。月終送文館。而起居郎舍人。分直崇政殿。別記言動為起居注。元豐官制行。左右史所書如舊。各為廳于兩後省。史館歸之。著作局國史院有故。則置假左散騎常侍。廳為之。而後始以宰相監修。

梁改樞密院為崇政殿。因置直崇政院。唐莊宗復舊名。遂改為樞密院直學士。至明宗時。安重誨為樞密使。明宗既不知書。而重誨又武人。故孔循始議置端明殿學士一人。專備顧問。以馮道。趙鳳為之。班翰林學士上。蓋樞密院職事官也。

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會食樞密使廳。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不多除。官制行。乃與學士皆與職名。為直學士之官。不隸樞密院。升殿侍立。為樞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圖閣學士。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之密學。

元昊請和。歐公具當時議論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美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為後圖。三說皆力破之。以為不和害少。和則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類有五。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謂數年以來。廟堂勞於幹運也。邊鄙勞於戎事。苟欲避此勤勞。自偷目下安逸也。時後患。任陛下獨當也。無識之人。欲急和。謂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也。姦邪之人。欲急和。謂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于庶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也。疲兵懦將。欲急和。謂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懼賊來嘗敗也。陝西之民。欲急和。謂其困于調發。誅求也。五者。惟陝西之民。可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其餘可一切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算有成。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至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幾倍于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二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啟云。誤占久虛之等。

官制行。內兩省諸廳。照壁自僕射而下。皆郭熙畫樹石。外尚書諸廳。照壁自令僕而下。皆待詔書周官。蘇子容時為吏部侍郎。謝幸省進官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

元豐間。三佛齊注輦國入貢。請以所貢金蓮花珍珠龍腦。依其國中法。親撒于御坐。謂之撒殿。詔特許之。御延和殿引見。使跪撒于殿柱外。前未有也。注輦在廣州南。水行約四千里。至廣州。三佛齊南蠻別種。與占城國為鄰。

國朝三公官。未始兼備。惟元豐末。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鄭公曹濟陽守司徒。皆同一時。其後宣和間。蔡魯公為太師。王將明為太傅。鄭達夫為太保。方相

繼兩見。

元豐三年。高麗入貢。有日本國車一乘。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館伴官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但本國欲中朝畧見日本工拙爾。詔特許進。

內香藥庫。在謬門外。凡二十八庫。真宗賜御製七言二韻詩一首。為庫額曰。每歲沈檀來遠裔。累朝珠玉實皇居。今辰內府初開處。充牣尤宜史筆書。

唐正衙宣正殿庭皆植松。開成中。詔入閣。賜對官班。退立東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樂樹。元微之詩云。松間待制應全遠。樂樹監搜可得知。自晉魏以來。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搜。御史立樂樹下。至唐猶然。太和始罷之。

高麗自端拱後。不復入貢。王徽立。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望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徽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畧皆夢中所見。乃自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洩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中宵漏滴殘。會神宗遣海商喻旨使來朝。遂復請修故事。余館伴時。見初朝張誠一館伴。

語錄所載云爾。

石林燕語卷第二終

石林燕語卷第三

宋 吳葉夢得者

唐舊事門狀清要官見宰相。及交友同列往來。皆不書前銜。止曰某謹祇候某官。謹狀其人親在。即曰謹祇候某官兼起居。謹狀祇候起居不並稱。各有所施也。至于府縣官見長吏。諸司僚屬見官長。藩鎮入朝見宰相及臺叅。則用公狀。前具銜稱右某謹祇候某官。伏聽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此乃申狀。非門狀也。元豐以前門狀尚帶牒件狀如前等語。蓋沿習之久。後雖去。而祇候起居並稱猶不改。今從官而上于某官。下稱謹狀。去伏候裁旨四字。略如唐制。而具前銜謂之小狀。他官則前銜與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謹狀。不知有牒件狀如前謹牒七字。則謹狀字自不應重出。若既去此七字。則當稱謹狀。以為恭而反簡。自元豐以來失之也。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乙。或有五福。大由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基臣基民。基凡十神。皆天之責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黃室巽宮。當吳分。請即蘇州建宮祀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乙宮。自此始。

樞密使拜罷舊皆用麻。皇祐中。狄武襄嶺南成功。迴高文莊若訥為使。罷為羣牧制。置使武襄自副使補其闕。止令舍人院草辭。自是遂為故事。

唐起居郎舍人皆隨宰相入殿。預聞奏事。伏在紫宸。則立殿下。直第二螭頭。即其功處。和墨以記事。故號螭頭。或曰螭坳。自高宗後。前殿不奏事。則二史固無所書矣。本朝記注。初不侍立。但于前後殿為次。使候上殿。臣寮退。面問所嘗言書之。然未嘗有敢告之也。後始詔復殿輪日入侍。崇甯初。鄭丞相達夫為史。復建言。併前殿皆入。並立于梁殿。雖存故事。而奏對語略不相聞。亦不敢自書。惟經筵得與講讀官並列。嘉祐間。賈直孺所請也。

太祖初平諸偽國。得其帑藏金帛。以別庫儲之。曰封樁庫。本以待經營契丹也。其後三司歲終所用。常賦有餘。亦併歸之。嘗諭近臣。欲候滿三五百萬。即以與契丹。以贖幽燕故土。不從。則為用兵之費。土不欲常賦橫斂于民。故不隸于三司。今內藏庫是也。狨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狨毛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煖坐。餘悉禁。遂為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

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

參知政事班。舊不與宰臣同行。至道中。呂正惠公與寇萊公為同參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萊公意不平。乃請進與宰相同行。萊公罷。復如舊。

服色。凡言賜者。謂于官品未合服而特賜也。故職事官服紫。雖侍從以上官未當其品。亦皆言賜。若官當其品。雖非侍從。如磨勸告便不帶賜矣。告不帶賜。則亦不當入銜。近見士大夫有悞以賜為正服之名。雖官及品。而銜又沿習言賜。此不惟不知所應服。亦自讀其告不審也。

郭進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東。欲以賜之。使盡用同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例不應用。太祖大怒曰。進為我捍契丹十餘年。使我不憂西北。豈不可比我兒女。卒用之。宅成。以賜進。屢辭。乃敢受。太平興國中。始別賜進宅。或以為因展修相國寺。併入為寺基也。

祖宗駙馬都尉宅。主薨。例皆復納入官。或別賜第。曹沂王宅。許懷德舊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貽永舊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麗甲諸王第。園池尤勝。號東庄。和文號賢樂士。以楊文忠為師友。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名公卿率從之游。宣和間。復取為顯芳。

園。後改崇德宮。以居甯德皇后云。

哲宗元祐初。春秋尚少。淵嘿未嘗語。一日經筵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忽問。只此三德為更有德。羣臣聳然。康言三德雖少。然推而廣之。天下事無不皆在上。曰。然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于秘閣。世傳為閣帖是也。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國初藏名書畫最多。真蹟今猶有為李駙馬公焯家所得者。實為奇蹟。而當時摹勒者。待詔手筆多疑滯。間亦有偽本。如李斯書。乃李陽水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于家。為絳本。慶歷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解為潭本。絳本雜以五代近世人書。微出絳。希白自善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為管職。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為續法帖十卷。字多作熹體。又每下矣。

楊文公以工部侍郎卒。舊制四品不應得謚。王文康公為樞密使。明其嘗與寇萊公共議請皇太子決事。以其家奏草上聞。遂特賜謚。李獻臣當制。略曰。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叶元臣。議尊儲極。文康萊公增也。

張僕射齊賢為相時。其母晉國夫人。年八十餘。尚康強。太宗方眷張時。召其母入內。親歛如家人。余嘗于張氏家。見賜其母詩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詔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於家。孝事君忠。婆娑老福。見兒榮貴。祖宗誠意待大臣。簡質不為飾。蓋如此也。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舊官也。置院在樞密院之北。總內諸司及三內侍等事。國初與樞密先後入叙。班蓋視二府一等也。每除樞密。先為使者必辭請居其下。而後從之。熙甯間。始詔定班。樞密副使下。元豐官制行。猶存不廢。自王拱宸改除節度使。遂罷不除。元祐間復置。以命張安道。後亦廢。

燕樂教坊外。復有雲韶班。鈞容直二樂。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闈官聰慧者八十人。使學于教坊。賜名蕭韶部。後改今名。鈞容直。軍樂也。太平興國中。擇軍中善樂者。初曰引龍直。以備行幸騎導。高化中。改今名。皆與教坊參用。元豐後。又有化成殿親事官。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為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紙。敕書皆用絹。黃紙。始正觀間。或曰。取其不蠹也。紙以麻為上。藤次之。用此為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

麻。今制不復以紙為辨。號為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勅。蓋今手詔之類。而勅牒乃尚書省牒。其紙皆一等也。

職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惟中書舍人宰相得旨。朝廷遣直省官。詔詣都堂面傳旨。召試。被命者致辭丞相謝之。直省官徑引入中書省。前期侍郎廳設幕次。几案於中就坐。少頃。本省吏房主首持丞相封題目來。即就試。中書致食罷。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納試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命方下。蓋召試之制也。有思遲不即就者。往往過期。或留內門。然已不稱職矣。嘉祐間。有試而不除。改天章閣待制者。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甯末。特除翰林學士。崇甯中。林彥振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不由科第除者。惟此二人。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為之始。諷宰相任園移在官上。後遂為定制。本朝凡兼學士。結銜皆以職名為官。蓋沿習此例。自兩漢以來。謂中書為政本。蓋中書省出令。而門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于此。故唐以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者。此也。尚書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本朝沿習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為宰相。則侍中中書尚書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

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為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僕射又為之長。則出命令之職。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進退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已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元祐間。議者以詔令稽留。吏員冗多。徒為重複。因有併廢門下省之意。後雖不行。然事有當奏稟左相。必批送中書。右相將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無如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中書。自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也。

故事。職事官以告老。得請受命。即行。不入謝辭。為其致為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東之。自侍讀致仕。上特召對延和殿。命坐賜茶。退偕講讀官。燕饌於資善堂。後數日。李侍郎受繼去。亦用東之故事。召對賜燕。二人皆英宗經筵舊臣。故禮之特厚。非常例也。當時謂之二李。東之。文定。公子。素忠謹。樂易。受亦謹厚。名長者云。

景祐中。宋莒公為知制誥。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樞密院事。時王沂公為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誥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學士。明年遂除參知政事。

唐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參知政事。蓋劉洎為相時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其後高宗欲用郭待舉為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于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參知。非參政也。蓋宰相非一人。猶言共知爾。而平章乃參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趙中令獨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為之副。而難其名。召學士陶穀問。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對。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輕重失倫。後遂沿習。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舉取士。得人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魯公。王伯庸榜。韓魏公文潞公。劉輝榜。劉革老。章子厚榜。葉祖洽。蔡魯公。趙正夫。惟楊奐榜。王禹玉。韓子華。王荆公三人。皆又連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寧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擇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執政者。正本刪去

元豐末。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幾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上

以為名言。

館職初除。故事皆行啟。編謝內外從官。以上從官。惟中書舍人初除。亦行啟。編謝內外。蓋惟此兩職。試而後除。與直拜命者異。故其禮亦殊。近年中書舍人行啟。但及見任執政。而不及外館職。雖在內從官。亦有不及者矣。

三衙內見宰執。皆橫杖子。文德殿後主廊階下唱喏。宰執出笏。階上揖之外。遇從官于通衢。皆斂馬避。斂馬之制久廢。前輩記之矣。惟內中橫杖子之禮。迄今不敢廢也。舊制。幘頭巾皆折而斂前。神宗嘗謂近臣。此製有承上之意。紹聖後始有改而偃後者。一時宗之。謂前為斂巾。遂不復用。此雖非古服。隨時之好。然古者為冕。皆前俯而後仰。斂巾尚有遺意也。

元豐既新官制。四十年間。職事官未嘗不經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至今未嘗除人。蓋兩官為臺諫之長。非宰執所利。故無有啟之者。或云。元豐末。黃安中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為常侍。會寢疾不果。崇寧中。朱聖予為中丞。嘗請除二官。竟不行。

唐制。降勅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勅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

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于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于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舊大朝會等慶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之類。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唐人謂之南官舍人。元豐官制行。謂之知名表。郎官禮部別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從上官一人掌之。大觀後。朝廷慶賀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魯公乃命。中書舍人雜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於是參取首尾。或摘其一兩聯。次比成之。故辭多不倫。當時謂之集句表。禮部所撰。惟春秋兩謝賜衣表而已。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是。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墮其計中。遂為民害。近世立盤量出刺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暴官。因以斂民。至於倍蓰。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留出刺以自給。監司知之。亦不問。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織。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

服之。既有織又服之。故謂之重戴。自祥符後始禁。惟親王宗室得打織。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參政。則重戴之名有別矣。今席帽裁帽分為兩等。中丞至御史與六曹郎中。則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為裁帽。非臺官及至郎中而上。與員外而下。則無有為席帽。不知何意。而我與席之名亦不可曉。

宋次道記。金帶曾經賜者皆許繫。宰相罷免。雖散官並依舊服笏帶。因宣獻公為學士。以玉清昭應宮災落職。為中書舍人。仍繫遇仙花帶。李文定天聖中。自秘書監來朝。除刑部侍郎。仍繫笏頭帶。以為經賜許服。景祐中。著于詔令。近歲前執政官到闕。止繫遇仙花帶。從官非見帶學士亦不敢繫。待制自如本品無職。則隨本官在庶官班中。皆繫皂帶。蓋閣門之制。不知衝改始何時。余建炎中。召至揚州行在。以杭州變。罷職官朝請大夫。親如上制。

元豐以後。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旋為幕館。別為庫以儲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迎。其餞亦如之。張安道知南京。獨曰。吾嘗班二府。不可為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將迎。以受謁。而後報時。以為得體。大觀中。太原度知鎮江高麗來朝。遂亦用安道例。契丹法。與本朝素差一日。熙甯中。蘇子容奉使賀生辰。適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

曰使副欲為慶而契丹館伴官不受。子容徐曰：歷家遲速不同，不能無小異。既不能一，各以其日為節，致慶可也。契丹不能奪，遂從之。歸奏，神宗喜曰：此事難處，無踰乎此。其後奉使者，或不知此，過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諉而不受，非國體也。

給事中、中書舍人，雖皆四品，給事中自服緋，除受告日，便自易服，蓋品應得也。惟中書舍人，必俟後殿正謝，面賜乃易服。後殿不常坐，或待數日，則或緋或綠，猶仍其舊服。祖宗時，知制誥皆然而亦有不賜者。李憲成公懿，自知制誥，出守荆南，尚服緋，以學士召還，並賜紫，而後服金帶是也。

國朝選人寄錄官，凡四等七資。留守、節察判官、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留守、節察推官、軍事判官，為兩使職官。防團、軍務、推官、軍監判官，為初等職官。司錄、縣令、知縣，為令、祿軍、巡判官。司理、司戶、司法、簿尉，為判、司、簿尉。其陞遷之序，則自判、司、簿尉舉，令、祿，遷令、祿，舉職官，遷初等職官，自職令、薦書及格，皆改京官。不及格而有二薦書，則遷兩使職官。謂之短般，以勞叙賞，謂之循資。崇甯中，鄧樞密洵武建言，以為名實渾淆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大駕玉輅，世傳為唐高宗時物，堅壯穩利，至今不少損。元豐間，禮文既一，新有司請

別造新輅。詔宋用臣董之。備極工巧。珠寶之飾既成。以正旦大朝會。宿陳子大慶殿。庭車人先以幕屋覆之。將旦徹屋。忽其上一木墜。盡壁而碎。一木之勢。蓋不能至此。人以為異。自後竟乘舊輅。

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駕上池。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有加于前。亦號工麗。余時止登第。在京師。初成。瓊林賜燕。蔡魯公為承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輒墜。未幾不免相繼。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冥。池水盡波。儀衛不能立。竟不能移跬步。至後遂廢不用。二事適相似。亦可怪也。

石林燕語卷第三終

石林燕語卷第四

宋 吳葉夢德著

官制寄祿官。銀青光祿大夫。與光祿正議中散朝議。皆分左右。朝議中散有出身人。皆超右。其餘並以序遷。大觀中。余為中書舍人。奉詔以為非元豐本意。下擬定釐正。乃參取舊名。以奉直易右朝議中奉易左中散通奉易右正言。正奉易右光祿宣奉易左光祿。而右銀青光祿大夫。正為光祿大夫。遂為定制。

故事。百官磨勘中書止。用定辭。熙寧中。孫巨源為知制誥。建言君恩無高下。何獨于磨勘簡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詔各為辭。元豐官制行。惟侍從官而上。吏部檢舉奏抄命辭。他官自陳于吏部。奏抄擬遷而不命辭。

國朝兩制。皆避宰相。執政官。魏魯公修起居注。費文元為相。其友婿也。當召試。乃除天章閣待制。文元去位。始為知制誥。劉元甫。王文定之甥。文定之為參知政事。乃以侍讀學士。出知揚州。宋子京。王原叔為翰林學士。子京避莒公。改龍圖閣學士。原叔。文安。改侍讀學士。元祐間。蘇子由。秉政。子瞻自揚州召為承旨。引原叔例。請補外。不從。近歲。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規則不除尚書侍郎。門下侍郎。規則不除給事。

中書侍郎親則不除舍人之類六曹尚書避親多除翰林學士。蓋于三省無所隸異于舊制。自子瞻以來然也。

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檐也。甲楛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楛居外為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藉。故曰鹵簿。因舉兩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著鹵簿。為君臣通稱。二字別無義。此說為差近。或又以鹵為鼓簿。為部謂鼓駕成于簿伍。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為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修審以部為簿藉之部。則記云簿不應更言記。

唐制節度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繼之。蓋平章事宰相之名。以節度使兼故云爾也。國朝因之。元豐官制罷平章事名。而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之。亦帶節度使謂之使相。蓋以儀同為相也。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為相。以食責百姓不足。獨不進。蒸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晏之為燒尾。舉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于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解燒尾之義。以為虎豹化為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

成人猶人之新除。必樂饌燕客。乃能成其榮。其言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近世獻食天子固無是。而朋僚以音樂燕集。亦未之講也。

慶曆五年。賈文元為相。始建議重修唐書。詔以判館閣王文安。宋景元。楊宣懿。趙康。靖。概。及張文定。余襄公。為使館。修撰刊修。未幾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已而景文亦補外。乃許以史藁自隨。編修官置局于京師者仍舊。遇有疑議。取證則移文於局中。往來迂遠。書久不及成。是時歐陽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貶出。獨不得與。嘉祐初。文忠還。范蜀公為諫官。乃請以紀志屬文忠。至五年。書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領提舉官。及罷去。陳恭公相辭不領。乃命參知政事王文安。訖奏書。亦曾魯公以參知政事領也。

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以扈為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安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為跋扈之縱而行。果爾。從蓋作平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為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語自何時也。

唐自明皇以誕日為千秋節。其後肅宗為地平成節。至代宗。群臣請建天興節。不

報自是歷德順憲穆敬五帝。皆不為節。文宗太和中。復置慶成節。故武宗為慶陽節。終唐世。宣宗為壽昌節。僖宗為喜會節。昭宗為乾和節。中間惟懿宗不置。則唐世此禮亦不常。各係其時君耳。千秋節。詔天下咸燕樂。有司休務三日。其餘凡建節皆以為例。穆宗雖不建節。而紫宸殿受百官稱賀。命嬪光順門賀皇太后。及有麟德殿沙門道士儒官討論三教之制。文宗時。又嘗禁屠宰。燕會。惟疏食脯醢。後旋仍舊。熙寧初。改經義取士。興建太學。訖崇寧罷科。秋賦。每榜魁南省。皆送為得失。始余中榜。邵剛魁得。次徐驛榜。余幹落時。彥榜。黃中魁得。次黃裳榜。侯綬落。惟焦蹈榜。陶直夫落。差一榜。次七榜。李常寧畢。漸李金祭疑榜。章綜。李朴。蔡靖。陳國林。皆得。馬涓。何昌言。霍端友。榜費元量。王瞻。陳賓。皆落。不差一人。亦何怪也。時謂之雄雌解元。兩京留臺。皆有公字。亦榜曰御史臺。舊為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即為移文詰之。堯佐皇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溫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為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宮觀。後重臣不復為。率用常調庶官。比宮殿給。使請俸。差優爾。

朝廷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奔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國朝侍從官。間有換武職者。蓋唐袁滋故事。例皆換觀察使。如李尚書維自承旨。李左丞衡自三司使。皆然。天聖間。陳康肅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亦換宿州觀察使。加檢校司徒。知天雄軍。陳不樂行。力辭。

明肅后以隻日御朝而諭之曰。天雄朔方會府。虜人視守臣為輕重。非文武兼才不可。陳不得已受命。自是加留後。遂建節。慶曆中。陝西用兵。韓魏公。范文正公。龐莊敏公為帥。皆以龍圖閣直學換觀察使。文正懇辭不拜。蓋當權者實欲排之。而以俸優為言。故文正不肯受。已而韓龐亦辭。遂罷。

臣僚上殿劄子。未稟言取進止。猶言進退也。蓋唐日輪清望官兩員于禁中。以待召對。故有進止之辭。崔祐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盡。然後趨出于內廊。賜食待進止。至酉時放是也。今乃以為可否取決之辭。自三省大臣論事。皆同一體。著為定式。若爾自當為取聖旨。蓋公習唐制不悟也。

唐武德初。以太宗為西討元帥。自是非親王不為。安祿山叛。以哥舒翰守潼關。除諸道兵馬元帥。始以臣庶為之。至德初。代宗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以郭子儀為

副其後又以舒王謨為荆南等道節度諸軍行營都元帥加都字自此始此皆實領兵柄唐末以授錢鏐則姑以名寵之爾

唐乾元中以戶部尚書李暉為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使始立都統之號其後以節度使充者建中二年李勉以汴州節度使充汴宋滑毫河陽等道都統是也宰相充者中和二年王鐸以司途中書令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是也

高麗自三國以來見于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韓中來其王尚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始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貢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主事蓋習用其舊而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唐以宰相兼昭文館集賢殿學士結銜皆在官下蓋兼職宜然本朝循用其舊而他學士則皆冠於官上此自五代趙鳳為之也始後唐置端明殿學士以命鳳及馮道後鳳遷禮部侍郎因懷宰相任圖升學士于官上蓋自示其貴重故本朝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皆以為例亦世以職為重故爾若宰相之所貴不待職也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載其創始之因。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勝記。本不係職官重輕。而五代特因唐名而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詳考。據續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續事始為蜀馮鑑所作也。

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太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之類。則在官下。大中中。王巨庸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之類。則在官上。瑑仍不稱知制誥。殊不可曉。不應當時官名而升降麗雜乃爾。口口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曾魯公為相。始改作勘當。以其父名會。避之也。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相。以其父名準。亦改為平貨務。

唐舊制。集賢書藏于門下省。永泰後。以勳臣罷節制歸京師者無職事。欲以慰其意。乃詔與儒臣日並於集賢院待制。仍賜錢三千緡為食。本以給其費。於是郭英乂。孫志直。臧希讓。高昇。王延昌。與裴遵慶。暢瓊。崔渙。賈至。李季卿。吳令珪等十一人皆在選待制之名。于此蓋無別於文武。余有裴士淹所作孫志直碑。待制給食入銜。此出

一時權宜。後不以為常。故唐書載之不詳。

向傳範。欽聖太后之叔也。在仁宗時。已為觀察使。歷知陝州。滄州矣。神宗即位。徙知鄆州。楊繪知諫院。言鄆州領京東西路安撫使。不宜以后族為之。文潞公在樞府。因稱傳範在先朝。已累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諫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祖宗用人無私。雖以材選。而每不忘後世之戒如此。

婕妤。史記索隱。訓。婕為承。好為佐。字本皆從人。大抵古人取訓。各以其意適然者。而字多從省。蓋便捷也。乃相承敏捷之意。字從省去才。仔為相。予則訓。佐理亦宜。然後以為嬪職。因易人為女耳。

元豐既新官制。建尚書省于外。而中書門下省。樞密學士院。設于禁中。規模極雄麗。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紙糊。尚書省及六曹。皆書周官。兩省及後省。樞密學士院。皆郭熙一手畫。中間甚有傑然可觀者。而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為尤工。後兩省除官未嘗足。多有空閒處。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竊毀盜取。徐擇之為給事中。時有竊其半屏者。欲付有司。會竊處有及痕。議者以禁廷經由。株連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毀者浸多。亦可惜也。

古者婦人無名。以姓為名。或係之字。則如仲子季姜之類。或繫之謚。則如戴嬀成風之類。各不同。周人稱王姬伯姬。蓋周姬姓故云。而後世相承。遂以姬為嬀人通稱。以戚夫人為戚姬。虞美人為虞姬。自漢以來失之。政和間。故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此亦公習熟慣而不悟。國姓自當為贏。余嘗以白祭魯公。憚于改作而止。

曾宣靖公提舉修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遷一官。曾官已左僕射。乃預辭于上曰。臣官進一等。則為司空。此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不可以賞勞。神宗以為誠。遂從其請。書上。曾獨不遷官。人以為得體。

治平初。議濮廟者六人。呂獻可為中丞。呂微仲。范堯夫。趙大觀。傅欽之。與龔鼎臣為御史。既同時相繼被貶。天下號六御史。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荊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而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端差遣勅。作圈復不圓。乃以濃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勅。

祖宗時監司郡守薦部吏初無定員有其人則薦之故人皆慎重不肯輕舉改官每歲殆無幾自慶曆後始以屬邑多寡制數于是各務充元額不復更考材實改官人歲遂增至數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為弊者固不得不慎其初治平中賈直孺為中司嘗以為言朝廷終莫能處蓋人情沿習既久雖使復舊亦不可為也

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黥廳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高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是遂皆賜第

天聖末詔即河南永安縣營王山建宮以奉太祖太宗真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寢也宮成賜名會聖改營王山為鳳臺山自是祖宗山陵成皆奉安于宮中蘇子瞻神宗山陵曲赦云故鳳臺之仙宇聚龜洛之仁祠鳳臺以山名也宣祖初葬今京城南既口口口遂以其地建奉先寺仍為別殿歲時奉祠宣祖昭憲太后其後祖宗山陵遂皆即京師寺宇為殿如奉先故事興國開先殿以奉太祖啟聖院永隆殿以奉太宗慈孝崇真殿以奉真宗普安殿以奉元德皇后元豐間建景靈宮于是皆奉迎以置原廟自奉先而下皆廢普安亦元德皇后殯宮舊地也

咸平中。以侍讀侍講班秩未崇。乃命楊徽之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班翰林學士下。講讀置學士自此始。其後昺以老請補外。真宗以其久在講席。使以本職知曹州。而張文節公罷參知政事。知天雄軍。改翰林侍讀學士。於是講讀學士始為兼職。得外任。慶歷後。凡自翰林學士出者。例皆換侍讀學士。遂為故事。

趙中令為相。李處耘為樞密使。處耘之女為中令子婦。並居二府。不避姻家。皇祐中。文路公為相。程康肅為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荊公為相。吳正憲為樞密副使。皆不避。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閩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却有多少。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個翰林學士。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舉數日。即院中拜同知樞密院事。當時以為科舉盛事。余紹聖試禮部時。鄧安惠公溫伯。以翰林學士承旨知舉。不就。拜尚書右丞。時試已第二場。鄧公自廳事上馬。揚鞭。左右揖諸生而去。自魏公後。繼之者惟鄧公也。

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

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做載輿舟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群臣請留章疏。做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即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寇萊公性豪侈。所臨鎮燕會常至三十。醜必盛。張樂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連數。醜方畢。或謂之柘枝顛。始罷樞密副使。知青州。太宗眷之未衰。數問左右。寇準在青州樂否。如是一再。有揣帝意欲復用者。即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知亦思陛下否。上雖少解。然明年卒召為參知政事。祖宗用人之果。不使細故。讒人得乘間如此。

林文節連為開封府南廟第一。廷試皆屬以魁選。仁宗亦遣近璫伺其程文畢。先進呈。時試民監賦。破題云。天監不遠。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旁觀。忽吐舌。蓋惡其語忌也。仁宗由是不樂。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意不欲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子。破題云。運啟元聖。天臨兆民。上幸詳定幕次。即以進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當之。遂擢為第一。

石林燕語卷第四終

石林燕語卷第五

宋 吳葉夢得著

祥符中。楊文公為翰林學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權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謝。真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明近侍。究儒臣之苦學。勞心疾已痊。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多賢。祖宗眷禮儒臣之盛。古未有也。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燕於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于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寶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煩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燕講武殿。酒二行。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于家。即納于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發。封見為白紙。則必入稟。及歸而示。下原缺

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首得富口鄭公。吳春卿。張安道。蘇儀甫。惟吳春卿入三等。富公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訖蘇子瞻。方再入第三等。設科以來。兩人而已。故子瞻謝啟云。誤占久虛之等。

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實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謨已過首。以文正為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入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或云王冀公所請也。慶曆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于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歐陽文忠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雖韓公亦以為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修。因革禮前革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為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而言。一請而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元祐初文潞公為太師。呂申公為左僕射。皆以高年特賜免拜。二公力辭。蘇子瞻為翰林學士。因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此。但傳命非朝見。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小白無下拜。非不拜。謂無降階。然終下拜。今二臣既辭。宜當從其請。遇見間或傳宣免。則可為非常之恩。仍降允詔。當時以為得體。

故事。臣寮告老一章。即從。仁宗時始命一章不允。兩章而後從。所示以優禮也。熙寧

末范景仁以薦蘇子瞻。孔經甫不從曰。臣無顏復就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報。最後第五章。併論青苗法。于是始以本官致仕。神宗初未嘗怒也。景仁既得請。猶居京師者三年。時王禹玉為執政。與景仁久同翰林。景文每從容過之。道舊樂飲。終日。自不以為嫌。當權者亦不之責。元祐初。熙寧元豐所廢舊臣。自司馬溫公以下。皆畢集於朝。獨景仁屢召不至。世尤以為高云。

唐人記張延賞妻苗晉卿女。父為宰相。舅嘉貞。子弘靖。皆宰相。婿章皐。雖不為真相。而食王爵。以為有唐衣冠之盛一門而已。

本朝韓忠憲億。夫人王魏公女。忠憲參知政事。雖不為相。而康公王汝皆持國。又為門下侍郎。長子綵雖早死。亦為知制誥。皆王氏出。婿李內翰淑。與苗氏殆不相遠。他仕族未有比者。宰相每歲有內侍省例。賜新火冰之類。將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錢一千贈之。元豐元年除日。口口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冲卿時為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之。乃贈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為故事。明年除日。復賜冲卿。例復授五千。冲卿因戲同列曰。一爐足矣。眾皆大笑。宣和間。一一大臣恩幸既殊。將命之人。有飲食果實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賜也。

司空圖朱全忠篡立。召為禮部尚書。不起。遂卒。宋次道為河南通判時。嘗於御史臺案牘中。得開平中。為圖薨報朝勅。乃知雖亂亡之極。禮文尚不盡廢。至如表聖。蓋義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簡之也。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勅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投藥為功。病者不敢辭。偶病藥不相當。往往又為害。勅葬喪家無所預。一聽于監護官。不復更計費。惟其所欲。至罄家資。有不能辦者。故諺云。宣醫納命。勅葬破家。近年勅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無不從者。

試院官。舊不為小錄。崇寧初。霍端友榜。安樞密惇知舉。始創為之。余時為黜檢試卷官。自後遂為故事。進士小錄。具生月日時者。叙齒也。安喜考命。時考官有善談命者。數人。安日使論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過矣。

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催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催。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

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舊制。學士以上。賜御仙花帶。而不佩魚。雖翰林學士亦然。惟二府服笏頭帶佩魚。謂之重金。元豐官制行。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雜學士。皆得佩魚。故蘇子瞻謝翰林學士表云。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

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飛白書。淳化中。以賜蘇易簡。

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預聞。慶曆初。元昊用兵。富公為諫官。乃請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時呂文靖為相。不欲兼。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是相繼為相者。初授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知政事相。始不帶兼。始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穎公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款故也。

神宗初更官制。王荆公諸人。皆欲罷樞密院。神宗難之。其後遂定官制。論者終以宰相不預兵政為嫌。使如故事復兼。則非正名之意。乃詔釐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樞密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院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院退待于殿廡。三省始留。

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

殿廡幕次。三省官為一幕。樞密院為一幕。兩省官為一幕。尚書省官為一幕。御史臺為一幕。中司則獨設椅子。坐於隔門之內。惟翰林學士與知開封府同幕。蓋舊制知府常以翰林學士兼故也。始樞密院與中書門下同一幕。趙中令末年。太祖惡其專。而樞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婦之父。故特命拆之。迄今不改。

唐制。惟弘文館集賢院置學士。宰相得兼外。他官未有兼者。亦別無學士之名。如翰林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事之名爾。自後唐安重誨為樞密使。明宗以其不通文義。始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班樞密使下。食于其院。端明即正衙殿也。本朝改端明為文明。以命程羽。自後文明避真宗諡號。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人臣所稱。改觀文。則端明文明紫宸本一殿。觀文雖異。而創設之意則同。四名均一等職也。明道中。既別改承明殿為端明。仍置學士。中間又設資政殿大學士。則職名增多。不得盡循舊制。始真宗為王冀公置資政殿學士。班樞密下。此即文明之職也。蓋是時。真宗眷冀公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別創此名。及丁文簡之罷。參政不除。資政殿大學士。復置觀文。觀文班在資正殿大學士上。而皇祐中。乃以命

孫威敏。蓋用丁大開故事爾。輕重疑亦不倫。近歲自資政殿以上皆為二府職名。乃是本朝新制。而端明殿為從官兼職之冠。則後唐故事也。

古者喪服有負版。綴於領下垂放之。方尺有八寸。服傳所謂負廣出于適寸者也。鄭氏言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蓋喪服之制。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此禮不見于世久矣。自秦漢以來未之聞。程內翰公巽嘗言論語式。負版非板籍之版。乃喪服之版。以子見齊衰者必式為證。

堯稱陶唐氏。舜稱有虞氏。禹稱有夏氏。唐虞夏氏其封國。或其所生土名。故其先皆命以為氏。後因以為國。則堯舜禹者。疑其為謚號也。然易稱堯舜氏。作則堯舜亦氏。豈復追稱之。或以謚耶。其通稱則皆謂之帝。秦本欲稱秦皇。既去秦號。稱皇帝。固已過矣。漢以後因之。不能易。至唐武后天授中。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中宗神龍加尊號曰應天皇帝。明皇又以年冠之。稱開元皇帝。其後更相銜。多至十餘字。此乃生而為謚。果何禮哉。本朝初廢不講。仁宗景祐初。群臣用開元故事。請以景祐為號。自是每遇南郊大禮畢。則百官拜表。加上尊號。以示歸美之意。神宗即位。諸臣累上尊號。皆辭不受。元豐三年。遂下詔。罷之。帝王之盛舉也。

俗稱翰林學士謂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于金鑿坡上。故亦稱鑿坡。唐制學士院無常處。駕在大內則置于明福門。在興慶宮則置于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為稱。不常居之爾。諫議大夫亦稱坡。此乃出唐人之語。諫議大夫班本在給舍上。其遷轉則諫議歲滿方遷給事中。自給事中遷舍人。故當時語云。饒道斗上坡去。亦須却下坡來。以諫議為上坡。故因以為稱。見李文正所記。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嘗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吾欲于科場中。廣求俊彥。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為賦。主聖臣賢為詩。蓋以示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為狀頭。李參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賢。王參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此出矣。

唐末五代。武選有東西頭供奉。左右班侍。近殿直。本朝又增內殿承制。崇班。皆禁庭奉至尊之名。然執宰及戚里。當時得奏乞給使恩澤。皆例受此官。沿習既久。不以為過。政和中。改武官名。有拱衛親衛大夫等職。宰相給使。有至此官者。會其將罷。或欲

陰中之。因言人臣而用拱衛親衛。意不可測。不知亦前日承制侍禁之類也。

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國初猶用唐制。至真宗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數于東門。遽辭于北闕。用尊耆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請者。頗難慶曆中。馬季良在謫籍。得致仕。言者論而奪之。蓋以此。其後有司既為定制。有請無不獲。人寔不以為貴。乃有過期而不請者。于是御史臺每歲一檢舉。有年將及格者。則移牒諷之。今亦不復舉矣。

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稱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但私以相號。而不見于通稱。各從其所訟襲而已。

唐御史臺北向。蓋沿隋之舊。公堂會食。侍御史設榻于南。而主簿在北。兩院分為東西。故侍御史俗為南榻。

監察御史裏行。監察御史之資淺者也。始唐太宗自布衣擢馬周。令于監察御史裏

行遂以名。唐馬周傳不載六典言之。或曰始龍朔中王本立亦見唐人雜記然不若六典為可據也。

唐詔令雖一出于翰林學士然遠有邊防機要大事學士所不能盡知者則多宰相以其處分之要者自為之辭而付學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謂之詔意故無所更易增損今猶見于李德裕鄭畋集中近歲或盡出于宰相進呈詔但召待詔即私第書寫或詔學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草然不能無改定也。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便搗土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

陳恭公自為參政時仁宗即眷之厚不但以其常請建儲德之也皇祐初趙清獻諸人攻恭公二十餘章意終不解一日喟然顧一老中官曰汝知我不樂乎中官曰豈非以陳相公去往未定耶上曰然中官曰此亦易爾既臺諫官有言何不從之使去

上曰我豈不知此但難得如此老子不謾我爾後不得已欲罷之猶令自舉代恭公薦吳正肅公即召至闕下會賜晏正肅疾作不果相然世亦以此多恭公也

陳恭公初相張安道為學士仁宗召至幄殿面諭曰善為草麻辭無使外人得有言蓋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載其請建儲之事云納忠先帝有功朕躬上覽稱善及恭公薨墓碑未立時論者猶未一上賜額曰褒忠之碑特命安道為之故安道首言褒忠碑者皇帝神筆表揚故相岐國公執中之遺烈也于是遂無議之者

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獻真宗發視無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為道家養生之言而當時皆以為意在國事無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間禁中諸處數有大火遂以為先告之驗上以軍營所聚居尤所當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

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詒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過房以問宰執或曰勲臣門閥可成王彥霖為僉樞密院曰有禮問名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列外氏官諱今以狄氏為可將使何辭以對宣仁默然遂罷議

帝女謂之公主蓋婚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與群臣敵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主者言

主婚爾。而漢又有稱翁主者。諸侯之女也。翁者老人之稱。古人大抵謂父為翁。諸侯自相主婚無名。故稱翁者。謂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後。諸王之女皆封縣主。隋以後又有稱郡主者。自是遂循以為故事。則主非主婚之名。蓋尊稱。猶言縣君郡君云爾。國初趙韓王以開國元臣。詔諸女持比宗室。皆封郡主。臣庶而封主者。惟趙氏一家而已。而名實之差。流俗相習而不悟。主君雖尊稱。則縣主縣君郡主郡君初何為辨。但以非宗室不封。故從以為異也。

石林燕語卷第六

宋 吳葉夢得著

節度使旌節門旗二。龍虎旌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繪為之。凡幅上為塗金銅龍頭。以揭旌。加木盤。節以金銅葉為之。盤三層。加紅絲為旒。麾槍亦施木盤。豹尾以赤黃布畫豹文。皆以髹漆為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黑。旗則綢。以紅繒。節及麾槍則綢。以碧油。故謂之碧油紅旒。受賜者藏于公宇。私室皆別為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號衙日。唐制有六。今無有也。

殿前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為三衙。其實兩司。而侍衛司都指揮使外。又分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殿前司亦參馬步軍。而總於都指揮使。故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虞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都虞候。與馬軍步軍都指揮使。副都虞候。兩司三衙合十二員。分天下兵而領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衛兵。後又有六軍。十二衛兵為南衙。漢之南軍也。六軍為北衙。漢之北軍也。末年嘗以大臣一人總之。如崔胤判六軍十二衛。是已。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以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蓋於唐六軍諸衛之外。別為私兵。至

後唐明宗遂改為侍衛親軍。以康義誠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以河南尹為大元帥典六軍。此侍衛司所從始也。及從榮以六軍反入宮。義誠顧望不出兵。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寶擊敗之。其後遂不廢。殿前軍起于周世宗。是時太祖為殿前司都虞候。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為殿前諸班。而置都檢點位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授禪。見于國史。歐陽文忠公為五代史疏精詳。乃云不知其所始。蓋考之未詳也。自有兩司六軍。諸衛漸廢。今但有其名。則兩司不獨為親軍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矣。其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之間。史弘肇之徒為之者異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可及也。

馬數歲者以齒。唐人多謂隴右人為張萬歲諱。萬歲為太僕卿。掌馬政三十餘年。思信行于隴右故也。亦未必然。他畜不計年。惟馬之壯老人所欲知。而無以驗其實。必自其齒觀之。則以歲為齒理固宜爾也。

唐制戶部度支各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蓋戶部掌納度支掌出。謂常賦常用也。又別制鹽鐵轉運使。以掌山澤之入。與督漕輓之事。中世用兵。因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後。改置租庸使以總之。至後唐孔謙暴斂。明宗誅謙。遂罷使。額以鹽鐵戶部度支。

分為三司。而以大臣一人總判。號曰判三司。未幾張延朗復請置三司使。乃就命延朗班宣徽使之下。本朝因其名。故三司使權常亞宰相。

國朝既以緋紫為章服。故官品未應得服者。雖燕服亦不得用紫。蓋自唐以來舊矣。太平興國中。李文正公昉嘗舉故事。請禁品官絲袍。舉子白紵。不得服紫色衣。舉人聽服皂。公吏工商伎術。通服皂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今胥吏寬衫。與軍伍窄衣。皆服紫。沿習之久。不知其非也。

祥符中始建龍圖閣。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壽昌兩閣于後。而以天章藏御集。虛壽昌閣未用。慶曆初改壽昌為寶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閣皆二帝時所自命也。神宗顯謨閣。哲宗徽猷閣。皆後追建之。惟太祖英宗無集。不為閣。

大慶殿初名乾元。太平興國祥符中。皆因火改為朝元。天安景祐中。方改今名。有龍墀沙墀。凡正旦至大朝會。策尊號。則御焉。郊祀大禮。則駕宿于殿之後閣。百官為次宿于前之兩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禮。又以為明堂。仁宗御篆明堂二字。每行禮。則旋揭之事。已復去。

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為垂拱殿。自大慶殿

後紫宸垂拱之兩間有柱廊相通。每月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東西閣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閣也。月朔以誕節郊廟禮成受賀。契丹辭見。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冊發冊。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府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聽之。紫宸不受賀。而拜表稱賀。則于東上閣門。國忌未赴景靈宮。先進名奉。慟則于西上閣門。亦即庭下拜而授閣門使。蓋以閣不以殿也。惟垂拱為日御朝之所。

集英殿。舊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嘗御策制科舉人。故後為進士殿試之所。其東南後有樓曰昇平。舊紫雲樓也。每大燕。則宮中登而觀焉。皇儀殿。舊名滋福。咸平太宗明德皇后居之。以為萬安宮。后崩復舊。明道中改今名。故常廢而不用。以為治后喪之所。

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蘇請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罪。得乘車。今杖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得無重污多士乎。乃詔免杖黥。止留鎖外。自是遂為例。皇祐初。丁文簡公罷叅知政事。初除觀文殿學士。以易紫宸之名而已。其後加大學。

士以命賈文元始詔非嘗任宰相不除觀文殿大學士遂為宰相職名熙寧間韓康公自陝西宣撫使失律以本官罷相是歲明堂恩復觀文殿學士而不加大學士自是宰相不以美罷率止除觀文殿學士而王子純以熙河功王樂道以宮僚雖非宰相亦除蓋異恩也然皆兼端明殿龍圖閣學士

國朝狀元為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為尤盛初文正行卷見薛簡肅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簡肅讀之喜曰足下殆將作狀元了做宰相耶

王伯庸

名堯臣

榜韓魏公第二趙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公為相康靖為參知政事伯

庸雖先罷去而魏公與康靖同在政府當時號為盛事熙寧末王荊公相韓康公王禹玉為參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連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荊公第三荊公再入仍與康公並相尤為難得時陸子履作詩云須信君王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中丞侍御史上事臺屬皆東西立于廳下上事官拜廳已即與其屬揖而不聲略謂

之啞揖。以次升階。上事官據中坐。其屬後列。坐于兩旁。上事判官按三道後。皆書曰記諮。而後引百司人吏。立于庭臺。吏事廳上。厲呼曰。咄。則百司人吏。聲喏。急趨而出。謂之咄散。然後屬官始再展狀。如尋常參謁之儀。始相與交談。前此蓋未嘗語也。案後判記諮。恐猶是方鎮憲銜時沿襲故事。記謂記室。諮謂諮議。不知啞揖咄散為何義。然至今行之不改。

國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試親放榜狀元。往往遂見峻用。呂文穆公。太平興國七年登科。八年已為參知政事。李文正昉。乃座主。于是為相與文穆同在二府。後五年。文正罷。文穆遂代為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為參知政事。後三年為相。距登第亦纔十六年。登第時。寇萊公已為相。馮魏公已為參知政事。後亦代萊公為相。而魏公尚樞密使。其後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為參知政事。乾興元年為相。距登第二十一年。登第時。馮魏公為同知樞密院事。王冀公為參知政事。亦代魏公為相。而冀公方自江寧再入為首相。自是無復繼者。

故事。外官除館職。如秘閣校理。直秘閣者。必先移書在省職事官。叙同僚之好。已乃專遣人持錢。及酒榖珍饌。即館設盛會。燕同僚。請官長為之主。以代禮上之會。各隨

其力之厚薄。甚有費數百千者。就京師除者。則即館上事。會亦如之。自崇寧以來。外官除館職者既多。此禮寔廢。宣和後。雖書局官亦預館職。至百餘員。故遂廢不講。崇寧初。許天啟自陝西漕對。除直秘閣。用故事。入館上事。以漕司驕從傳導。至道山堂坐。吏無一出見者。館職亦各居直舍。不相誰何。天啟久之。索馬而去。人傳以為笑。國朝知制誥。必召試。而後除。唐故事也。歐陽文忠記不試而除者。惟三人。陳文惠。楊文公。與文忠。此乃異禮。自是繼之者。惟元祐間。蘇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者。皆不試。蓋起居舍人。遇中書舍人闕。或在告。則多權行。辭而已。試之矣。故不再試。遂為故事。

尚書省樞密院劄子。體制各不同。尚書年月日。宰相自上先書。有次相則重書。共一行。而左右丞于下分書。別為兩行。蓋以上為重。樞密知院自下先書。同知以次重書于上。僉書亦然。蓋以下為重。而不別行。

唐詔勅。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蓋以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余多見人告身類如此。國朝宰相。雖單名亦不出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宰相監修國史。止用勅不降麻。世皆言自趙韓王以來失之。然韓王初相時。范

魯公三相俱罷。中書無人。乃以太宗押勅。則雖相亦是勅除。未嘗降麻。蓋國初典禮猶未備也。口口故事。口口雜學士得服金帶。熙寧初。薛師正以天章閣侍制。權三司使。上以為能。詔賜金帶。非學士而賜帶。自此始。

自官制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為兩省屬官。皆得預聞兩省之事。初舍人既公舊制。以差除有未省當。皆得直封還詞頭。而給事中有所駁正。則先使詣執政稟議。有異同。然後繳奏以聞。韓儀公為給事中。建言兩省事體均一。不應一得直行。一須稟議。遂詔如舍人。然舍人于中書事。皆得於檢後通書押。而給事中則但書綠黃而已。舒信道為給事中。復以為言。王文恭為相時。以白上。神宗曰。造令與行令不同。職分宜別。給事中不當書草。遂著為令。迄今以為定制也。

祖宗時。選人初任薦舉。本不限以考成。景祐中。柳三變為睦州推官。以歌辭為人所稱。到官纔月餘。呂蔚知州事。即薦之。郭勸為侍御史。因言三變釋褐。到官始踰月。善狀安在。而遽薦論。因詔州縣官初任未成考不得舉。後遂為法。

故事。生日賜禮物。惟親王見任執政官使相。然亦無外賜者。元豐中。王荊公罷相居金陵。除使相辭未拜官。上特進。神宗特遣內侍賜之。蓋異恩也。

天聖前諸路使者舉薦未有定限。選人止用四考。改官然。是時吏部選人磨勘。歲纔數十人而已。慶曆以後。增為六考。知州等薦吏部皆視屬邑多寡。裁為定數。于是當薦舉者。當已應格充數為意。遂數倍于前。治平中。吏部待次引見人。至二百五十餘人。賈直儒為中司。嘗言其冗時。但下詔申戒中外。務在得人。不必滿所限之數。然竟不能革也。

太祖初罷范魯公三相。而獨拜趙韓王。乃置參知政事二員為之副。以薛文惠公居正。呂文穆公餘慶為之。執政官自此始。不宣制。不知印。不押班。不預奏事。但奉行制書而已。韓王獨相十年。後以權太盛。恩遇稍替。始詔參知政事。與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遂為故事。初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筆人知十日。正元後改為輪日。故參用之。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荊公欲廣收人材。于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夤緣于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于送客。特羅列于廡下。以次留身。叙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閤吏亦以榜揭于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皆着靴不出笏。

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三拗。

祖宗故事。宰相去位。因除本官。稍優。則進官一等。或易東宮三少。惟趙韓王以開國舊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罷。蓋異恩也。自是迄太宗。真宗。世皆不易舊制。天聖。祓。馮魏公以疾辭位。始除武勝軍節度使。宰相建節。自魏公始。明道末。呂申公罷。仁宗眷之厚。始復加使相。蓋自韓公以來。申公方繼之。其後王文惠。陳文惠。罷日。相繼除。遂以為例。宰相除使相。自申公始。景祐末。王沂公罷相。除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宰相除職。自沂公始。至皇祐。賈文元罷。除觀文殿大學士。自是遂以為例。蓋自非降黜。皆建節。或使相。為優恩。加職。名為常例。迄今不改也。正本刪去

真宗景祐中。既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時以為殊寵。祥符初。向文簡公以前宰相。再入為東京留守。復加此職。自是迄天聖末。二十餘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陽。召還。始再命之。景祐四年。王沂公罷相。復除三十年。間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云。有國極資望之選。今纔五人。儒

者兼翰墨之華。爾更九職。當時頗稱之。宣獻嘗歷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再為翰林學士。三為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大學士。至是併為九也。

學士院舊制。自侍郎以上。辭免除授。賜詔皆留其章中書。而尚書省略具事。因降劉子下院使為詔而已。自執政而上。至於節度使。相用批答。批答之制。更不由中書。真禁中封所上章付院。今降批表院中。即更用紙連其章。後書辭併其章。賜之。此其異也。辭既與章相連。後書省表具之字。必長作表字。傍一瞥通其章。階位上過。謂之抹階。若使不復用舊銜之意。相習已久。莫知始何時。

龍武羽林神武。各分左右。所謂六軍也。每軍有統軍而無上將軍。蓋唐貞元之制。以此六尚書用待藩鎮罷還無職事而奉朝請者。國朝因之。咸平初。楚王元佐加官。有司誤以為左羽林上將軍。後遂為例。治平三年。始詔今後六軍加官不除上將軍。所以釐正其失也。

天策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加是名位三公。上開府。終唐世未嘗更命人。梁更為天策上將軍。以命馬殷。亦開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寵。故採唐舊典授之。結銜在功臣上而不開府。其後

荆王元儼薨。因以為贈官。唐宗正卿皆以皇族為之。本朝踵唐故事。而止命同姓慶曆初始置太宗正司。以北海郡王允弼為知大宗正事。其後相承皆以宗室領。治平元年英宗以宗數倍多于前。乃命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亦以懷州團練使宗惠為之。迄今以為故事。熙寧三年復置丞二員。以命以外官。

繼照堂。真宗尹京日射堂也。祥符二年因臨幸賜名資善堂。仁宗肄學之所也。祥符八年置。舊在元符觀南。天禧初徙今御厨北。

國朝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為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為叅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皆兼賓客。前此所無也。謂等因請師傅十日一赴資善。賓客以下。隻日互陪侍講。從之。

國朝以使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別無舍。但各以庫藏書列于廊廡間爾。直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元豐以前凡狀元制科一任還。即試詩賦各一而入。否則用大臣薦而試。謂之入館官制。行廢崇文館為秘書監。

建秘閣于中。自少監至正字。列為職事官。罷直館直院之名。而書庫仍在。獨以直秘閣為貼職之首。皆不試而除。蓋特以為恩數而已。

石林燕語卷第六終

石林燕語卷第七

宋 吳葉夢得著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為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為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為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叅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為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為提舉。因以為優閑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忍留之則玩政。遂仍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國朝館伴契丹。例用尚書學士。元豐初。高麗入貢。以畢仲衍館伴。仲衍時為中書舍人。後遂為故事。蓋以陪臣處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館於都亭驛。使命往來。稱國信使。高麗館於同文館。不稱國信。其思數儀制。皆殺於契丹。大觀中。余以中書舍人。初差館伴。未至而遷學士。執政擬改差人。上使仍以余為之。自是王將明等皆以學士館伴。仍升使為國信。一切視契丹。是時經方營朔方。賴以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揚

州復入為學士。高麗自海州來朝。遂差余館伴。余因建言。高麗用學士館伴。出于一時之命。而升為國信使。亦宣和有為為之。今風示四夷。示以軌物。當正前日適然之失。盡循舊制。因辭疾請命他日。於是張達明以中書舍人改差罷國信。皆用元豐舊儀。自余之請也。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勝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辭臣侍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侍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垆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紫宸垂拱常朝。從官於第一重隔門下馬。宰相即於第二重隔門下馬。自主廊步入。

殿門人從皆不許隨。雖宰相亦自抱笏而入。幕次列于外殿門內兩廡。惟中丞以校椅子一隻。坐於殿門後稍西北向。蓋獨坐之意。駕坐閣門吏自下。以次於幕次簾前。報班到二史舍人。而上相繼進。東西分立於內殿門之外南向。閣門內諸司起居畢。閣門吏復從上自尚書侍郎。以次揖入東西相向。對立於殿庭之下。然後宰相自幕次徑入就位立定。閣門吏復引而北向。起居畢。宰相升殿。尚書以次各隨其班次。第相踵從上卷轉而出。謂之卷班。遇雨則旋傳旨拜於殿門下。謂之籠門。崇政殿則拜於東廊下。

太宗時。張宏自樞密副使。真宗時。李惟清自同知樞密院為御史中丞。蓋重言責也。仁宗時亦多命前執政。如晏元獻公。王安簡公。皆是。自嘉祐後。迄今無為之者。

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於是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校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蓋欲以觀人材也。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為崇文院校書。胡右丞愈。知練院。猶以為太遠。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為禁從。無嘗也。

宰相除授雖兼職故事亦須用麻。乾德二年趙韓王以門下相兼修國史有司失於討論遂止降敕至今不能改。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涼織祥符五年始詔惟親王得用之餘悉禁。六年中書樞密院亦許用。然每車駕行幸扈從皆徹去。既張織而席帽仍舊。故謂之重戴。餘從官過出京城門如上池賜宴之類。門外皆張織然須却帽冠。來公王武恭公皆宋偃堵其夫人明德皇后親妹也。當國主兵皆不以為嫌。

故事。太皇太后織皆用黃。太妃用紅。國朝久虛太妃宮。元祐間仁宗臨御上元出幸寺觀。欽聖太后。欽成太妃始皆從行。都人謂之三殿。蘇子容太妃閣春帖云。新春游豫祈民福。紅織雕輿從兩宮。

慈聖太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一錢盤旋久之遂側立不仆。未幾被選故事。南郊車駕服通天冠絳紗袍赴青城祀日服靴袍。至大次臨祭始更服袞冕。元豐中詔定奉祀儀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脫袞冕。蓋先袞而後裘。因請更製大裘以袞用於祀日。大裘用於臨祭。議者頗疑家語不可據。黜之。則周官禮記所載相牴牾。時陸右丞

佃知禮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麀裘。所謂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應有襲。襲者裏也。蓋中裘而表裘。乃請服大裘。被以裘。遂為定制。大裘黑羔皮為之。而緣以黑緇。乃唐制也。

邵興宗初自布衣試茂材異等。中選。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言者論與宰相張鄧公妻黨連姻報罷。後因元昊叛。詔求方略之士。復獻康定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始得權。邠州觀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慎。蓋如是也。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為樞密使。盧為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奉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隙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以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北向取肅殺之義。莫知孰是。然今臺門上獨設鴟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國初西蜀初定。成都帥例不許將家行。蜀土輕剽。易為亂。中朝士大夫尤以險遠不測為憚。張乖崖出守還。王元之以詩贈云。先皇憂蜀輕樞臣。獨冒干戈出劍門。萬里辭家堪下淚。四年歸闕似還魂。弟兄齒叙元投分。兒女親情又結婚。且喜相逢開口笑。甘陳功業不須論。自慶歷以來。天下又安。成都雄富既甲。諸帥府復得與家俱行。無復曩時之患矣。而故事例未有待制為師者。故近歲自侍郎出守。或他帥自制。待移帥。皆加直學士。尤為優除也。

神宗初即位。猶未見羣臣。王樂道韓持國維等。以官僚先入。憫於殿西廊。既退。獨留維。問王安石今在甚處。維對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來乎。維言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於山林者。若陛下以禮致之。安得不來。上曰。卿可先作書與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維曰。若是則安石必不來。上問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進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書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臣當自以陛下意語之。彼必能達。上曰善。於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屬之意。

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為濟州通判。滿歲當召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忠遠。因為萊公

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館職皆試于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於中書。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復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聞其家弟子言之。

范侍郎純粹。元豐末。為陝西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用匱乏。屢請于朝。吳樞密居厚。時為京東都轉運使。方以冶鐵鼓鑄有寵。即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遂以賜范。范得報。愀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取此膏血之餘耶。力辭。訖弗納。太平興國五年。契丹戎主親領兵數萬犯雄州。乘虛遂至高陽關。太宗下詔親征。行次大名。戎主聞上至。即遁歸。未嘗交鋒。車駕即凱旋。上作詩示行在羣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過。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以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謫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時。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偉。色如深墨。當時謂之黑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撫士卒。得軍情。以其貌異。所過閭里。皆聚觀。蘇儀甫為翰林學士。嘗密疏之。有宅枕乾崗。貌類藝祖之語。仁宗為留中。不出。孔道輔為中丞。繼以為言。遂罷樞密院。知隨州。謝賓客。雖郡官不與之接。在家亦不與家人語。如是踰年。起知曹州。始復語。人以為善處謗也。

狄武襄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去其黥文。特特以酒濯面。使其文顯。士卒亦多譽之。或云。其家數有光怪。且姓合讖書。歐陽文忠。劉原甫。皆屢為之言。獨范景仁為諫官。人有諷之者。景仁謝曰。此唐太宗所以殺李君羨。上安忍為也。然武襄亦竟出知陳州。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

多慕效之。龐穎公為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為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為龍圖閣學士。穎公言之不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為館閣校勘，亦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遂革。丁文簡公度為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蓋自視久次，且時方用兵，故不以為嫌。孫甫知諫院，遽論以為自媒。杜祁公為相，孫其客也。丁意杜公為辯直而不甚力。及杜公罷，丁適當制，辭云：「頗彰朋比之風，有為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繼擢樞密副使。呂侍讀濬性豪侈簡倍，所臨鎮雖監司亦不少降屈。知真定，李參為都轉運使，不相能。窘其回易庫事，會有不樂呂者，因論以賊。歐陽文忠公為翰林學士，因率同列上疏論救。韓康公時為中丞，因言從官有罪，從官救之，則法無復行矣。文忠之言雖不行。然士論終以近厚也。

國朝親王皆服金帶。元豐中官制行，上欲寵嘉岐二王，乃詔賜方園玉帶。著為朝儀。先是乘輿玉帶皆排方，故以方圓別之。二王力辭，乞寶藏於家而不服用，不許。乃請加佩金魚，遂詔以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玉魚自此始也。

故事。王帶皆不許施於公服。然熙寧中。收復熙河。百官班賀。神宗特解所繫帶。賜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賀。荆公力辭久之。不從。上待服而後追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收復青唐。以熙河故事。復賜蔡魯公。而用排方。時公已進太師。上以為三師禮當異。特許施於公服。辭乃乞珠為方圓。既入以為未安。或誦韓退之詩。有玉帶懸金魚之語。告以請。因加佩金魚。自是何伯通。鄭達夫。王將明。蔡居安。童貫。非三師而以恩特賜者。又五人云。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誌。末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邈紫霄。豈止于登瀛州哉。亦曰登玉堂馬。自是遂以玉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為榜。太宗時。蘇易簡為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即扁鐫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為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舉就杭州刻板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梁莊肅公。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郊赦錄。朱全忠之後。莊肅上疏罷之。曰。全忠。叛臣也。何以為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進用。天聖三年。錢思公除中書門下平章事。錢希白為學士。當制。希白於思公從父兄也。

兄草弟麻。當時以為盛事。建中靖國元年。曾子宣自樞府入相。子開適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已。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常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為使者。徧典諸名藩。在內惟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責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知開封府。復責晚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為歎也。

吳龍圖中復性謹約。詳於吏治。自潭州通判代還。孫文懿公為中丞。聞其名。初不之識。即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或問文懿何以不相識而薦之。文懿笑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吾豈薦識面臺官耶。當時服其公。

蘇相子容。為南京察推。時杜祁公尚無恙。極器愛之。每曰。子他日名位當與老夫略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歲入相。八十二歲薨。不惟齒爵略相似。杜公在位百餘日後。以太子少師致仕。未乃為太子太師。而蘇公在位甫一年。後亦以太子少師致仕。太上皇即位。方進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執政有不悅者。故特以東官三

少抑之。當時以為非故事。而蘇公告老。在紹聖初。亦坐章申公不悅。令具杜公例進呈。蘇公聞之喜曰。乃吾志也。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空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請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趣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眾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

楊文公既佯狂。逃歸楊翟。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問常不輟。皆自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絕希縣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餓。當時服其微而婉云。

王元之初。自掖垣謫商州團練副使。未幾入為學士。至道中。復自學士謫守滁州。真宗即位。以刑部郎中。召為知制誥。凡再貶還朝。不能無怏怏。時張丞相齊賢。李文定。沆當國。乃以詩投之曰。早有虛名達九重。官途流落漸龍鍾。散為郎吏同元稹。羞見都人看李邕。舊日謬吟紅藥樹。新朝曾獻皂囊封。猶祈少報君恩了。歸卧山林作老農。然亦竟坐張齊賢不悅。繼有黃州之遷。蓋雖困而不屈也。

石林燕語卷第八

宋 吳葉夢得著

神宗留意科舉。由是禮聞知舉。任人極艱。天聖五年春榜。王沂公當國。欲差知舉官。從臣中無可意者。因以劉中山筠為言。時劉知潁州。仁宗即命驛召之。是歲廷試。王文安公堯臣第一。韓魏公第二。趙靖公概第三。

慶歷中。劉原父廷試考第一。會王伯庸以翰林學士為編排官。原父內兄也。以嫌自列。或言高下定於考試官。編排第受成。而甲乙之。無預與奪。伯庸猶力辭。神宗不得已。以為第二。而以賈直儒為魁。舊制。執政子弟。多以嫌不敢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蓋時未有糊名之法也。其後法制既備。有司無得容心。故人亦不復自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太廟齋郎廷試考第一。大臣猶疑有官不應為。遂亦降為第二。以馮當世為魁。

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皆廢。

李文定公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乃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特為相。從其請。既廷試。遂為第一。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為多遺材。詔復取落下人。試於崇政殿。於是再取九十九人。而葉齊猶擊登聞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為覆試。頗惡齊。置論考官賦題。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齊仍在第一。

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柳開少學古文。有盛名。而不工為詞賦。屢舉不第。開寶六年。李文正昉知舉。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自列。詔盧多遜即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為故事。再試自此始。然時開復不預。多遜為言。開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較不及。太祖即召開大悅。遂特賜及第。

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生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用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噴。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

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登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特為試。

官神宗顧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卿何以知為入音蘇言三國志吳有
暨艷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宗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時暨自闕下一畫蘇復言
字下當從且此唐避代宗諱流落遂誤弗改耳

故事殿試名唱編排官以試卷列御座之西對號以次拆封轉送中書侍郎即以宰
相對展進呈以姓名呼之軍頭司立殿陛下以次傳唱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林彥振為中書侍郎有甄好古者彥振初以真呼鄭達夫時為
同知樞密在旁曰此乃堅音欲以沮林即以堅呼三呼不出始以真呼即出彥振意
不平有忿語達夫摘以為不恭林坐貶

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謂
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
子太傅封國於魯與凝皆同世以為異也

宋莒公兄弟居安州初未知名位夏英公謫知安州二人以文贄見大稱賞之遂聞
於時初試禮部劉子儀知舉擢景文第一余曾叔祖司空第二莒公第三時諫閣不
廷試暨奏名明肅太后曰弟何可先兄乃易莒公第一而景文降為第十是榜上五

名。莒公與曾魯相為高文。莊鄭文肅與曾叔祖皆聯名。景文王內翰。洙張侍讀。環郭龍圖。楨皆同在第一甲。故世稱劉子儀知人。

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於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然中引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以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為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爾。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能皆讀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率多遺誤。嘗有教官出易題云。乾為金。坤亦為經。何也。舉子不能曉。不免上請。則是出題時。偶檢福建本。坤為金字。本謬忘其上兩點也。又嘗有秋試。問井封何以無彖。亦是福建本所遺。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讎對。故

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鑲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校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書日忘，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為秘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為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未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習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監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謂復古本下兩制館職議，胡旦等皆以為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議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注。

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而琴棋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棋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訴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翻勢得仙棋。又云。恨無才應副。空有表虔祈。蓋當時事也。

蘇子瞻嘗稱陳師道詩云。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今君詩不惟可惡。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妬。

白樂天詩。二杯藍尾酒。一椀膠牙餠。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淋。云出於侯白酒律。謂酒進匝未坐者。連飲三杯為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邊。故連飲以耐之。以淋為貪婪之意。或謂淋為爛。如鐵入火。貴出其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亦王禹玉南廟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為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

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

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于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概稱寺。蓋本此也。摩騰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鎖甚固。藏其鑰於府廡。有欲觀者。旋請鑰。秉燭乃可詳視。然揚銜之落陽伽藍。記載當時經函放光事。而不及摩騰不可解銜之元魏時人也。

漢太皇太后稱長信宮。皇太后稱長樂宮。皇后稱長秋宮。本朝不為定制。皇后定居坤儀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遇當推尊。則改築宮。易以嘉名。始遷入百官。皆上表稱賀。及賀兩宮。

國初以供奉宮左右班殿直為三班。後有殿前承旨班。端拱後分供奉宮為東西。又置左右侍禁借職。皆領於三班院。而仍稱三班。不改其初。三班例員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後至二千四百有餘。蓋十四倍。元豐後至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總一萬二千五百六十。祝天禧又兩倍有餘。以出入籍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遂四百八十有餘。其死亡退免者不過二百。此所以歲增而不已也。右選如此。則左選可知矣。

元昊叛。王師數出不利。仁宗頗厭兵。呂文靖公遂有赦罪招懷之意。而范文正韓魏公持不可。欲經營服之。龐穎公知延州。乃密喻穎公。令致意於昊。時昊用事大臣野利旺榮。適遣牙校李支貴來。穎公留之。未遣。因言虜方驟勝。若中國先遣人必偃蹇不受命。不若因其人自以己意。令其逆順禍福歸告。乃遣支貴還。已而旺榮及其類曹偶四人。果皆以書來。然猶用敵國禮。公以為不遜。未敢答。以聞朝廷。幸其至。趣使為答書。稱旺榮等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穎公復論僭名宜可許。太尉。天子上公。若陪臣而得稱。則元昊安得不僭。旺榮等書自稱寧令。謨此其虜中官號。姑以此復之。則無嫌。乃徑為答書。如是往返踰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賀從勗入貢。稱南邦面令國。兀卒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穎公覽之。謂其使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猶奉表稱臣。若主可獨言父子乎。從勗請復歸議。朝廷從其策。元昊遂卒稱臣。

寶元康定間。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壓境。時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詔各籍其民。不問貧富。三丁取一為鄉弓手。已而元昊寇陝西。劉平石元孫等敗沒。死者以萬計。正兵益少。乃盡以鄉弓手刺面為保捷。指揮正軍。河東河北事宜稍緩。但刺其手。

背號義勇。治平間諒祚復謀入寇。議者數請為邊備。韓魏公當國。遂委陝西提刑陳述古准寶元康定故事。復籍三丁之一為義勇。益以陝西視兩河。初無義勇故也。司馬君實知諫院。力陳其不可。言甚切至。且請汰西保捷。即兩河義勇不應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訖不從。蓋魏公主之也。

黃河慶歷後。初自橫隴稍徙趨德博。後又自高胡趨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復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議。開六塔河。引注橫隴。復東流。周沆以天章閣待制。為河北都運使。詔遣中官與沆同按視。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廣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則齊與博德濱棗五州之民。皆為魚矣。時賈文元知北京。韓康公為中丞。皆不主仲昌議。而富韓公為相。獨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擊韓公。然北流既塞。果決齊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竄仲昌嶺南。議者以為韓公深恨。

太宗北伐。高瓊為樓船戰棹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趨雄州。元昊初臣。龐穎公自延州入為樞密副使。首言關中苦餽餉。請徙沿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為虜初伏情為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為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論紛然。尤以為必生變。公曰。有

一人不受令。臣請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萬人。

夏文莊韓魏公。皆自樞密副使出。再召為三司使。

賈文元為崇政殿說書。久之。仁宗欲以為侍講。而難於驟用。乃特置天章閣侍講。天章閣有侍講。自此始。然後亦未嘗復除人。

元豐初。詔修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僕射為監修官。始成二帝紀。具草進呈。神宗內出手。詔賜禹玉等曰。兩朝大典。雖為重事。以卿等才學。述作之。固已比及班馬矣。朕之淺陋。何所加損乎。其如擬進草。緒成之。蓋上尊祖宗之意。非故事也。其後史成。特詔給舍侍郎。以學士中丞及觀察使以上。曲燕於垂拱殿。亦非故事也。

國朝宰相。自崇寧以前。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甫。罷。趙普相。開寶六年。罷。獨相者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罷。李昉在位。端拱元年。罷。獨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趙普。罷。呂蒙正在位。獨相者踰年。景德三年。寇準。罷。王旦相。祥符五年。向敏中相。旦。獨相者七年。天聖七年。王曾。罷。呂夷簡在位。明道元年。張士遜復相。夷簡。獨相者三年。皇祐三年。宋庠。文彥博。罷。龐籍相。獨相者二年。元祐九年。呂大防。罷。章惇相。七年。罷。獨相者七年。七朝獨相者。惟趙韓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申公。七年。最久云。

元豐中。蹇周輔自戶部侍郎知開府。封止除寶文閣待制。而李定自戶部侍郎知青州。除龍圖閣直學士。二例不同。定或以久次也。

紹聖初。彭器資自權尚書。韓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寶文閣直學士。兩人皆辭行。即復以待制為州。蓋成都故事。須用雜學士。而權尚書真侍郎。皆止當得待制也。范忠宣元祐初。自直龍圖閣知慶州。進天章閣待制。即召為給事中。未幾遷吏部尚書。辭免未報。拜同知樞密院。告自中出。特令不過門下省。公力辭。臺諫亦有以為言。不聽。遂自同知拜相。前輩進用之速。未有如此。

慶歷二年。富鄭公知諫院。呂許公章郵公當國。時西事方興。鄭公力論宰相當通知樞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樞密院。已而以判為太重。改兼樞密使。五年。二公罷。賈文元陳恭公繼相。遂罷兼使。

寶懷貞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詔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為平章軍國重事。呂申公為平章軍國事。遂入銜。或以為用懷貞。下元闕

年。真宗謁太清宮於亳州。還始建應天府。為南京。仁宗慶歷二年。契丹會兵幽州。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始建大名府。為北京。

從官狨座。唐制初不見本朝。太平興國中始禁。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許用狨毛煖座。天禧中始詔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煖座。餘悉禁。則太平興國以前雖工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乘也。已見第三卷詳各少異

故事。建州歲貢大龍鳳團茶各二斤。以八餅為斤。仁宗時蔡君謨知建州始別擇茶之精者為小龍團十斤以獻。斤為十餅。仁宗以非故事命劾之。大臣為請。因留而免劾。然自是遂為歲額。熙寧中賈青為福建轉運使。又取小團之精者為密雲龍。以二十餅為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團茶。大小團袋皆用緋。通以為賜也。密雲獨用黃。蓋專以奉玉食。其後又有為瑞雲翔龍者。宣和後團茶不復貴。皆以為賜。亦不復如向日之精。後取其精者為鞞茶。歲賜者不同。不可勝紀矣。

慶歷初呂許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罷。仁宗疑其辭疾。欲親視之。乃使乘馬至殿門。坐椅子。輿至殿陛。命其子公弼掖以登。既見信然。乃許之。前無是禮也。

石林燕語卷第九

宋 吳葉夢得著

北京舊不兼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簡為代。乞只領大名一路。後文元再鎮固求兼領。乃復命之。且詔昌朝罷則不置。及熙寧初。陳暘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領。

熙寧初。中書議定改宗室條制。召學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辭曰。學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詔付中書施行。則當草之。今中書已議定宗室事。則當使舍人院草勅。爾學士非所預。不敢失職也。乃命知制誥蘇子容草勅。近世凡朝廷詔命。皆學士為之。重王命也。熙寧三年九月。詔中書五房各置檢正官二員。在堂後官之上。都檢正一員。在五房提點之上。皆以士人為之。於是以呂微仲為都檢正。孫巨元吏房。李邦直禮房。曾子宣戶房。李奉世刑房。

澶淵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許歲幣三十萬。其後劉六符來。始增二十萬。為五十萬。元昊初遣如定來求和。朝廷許以歲幣十萬。未稱臣。乃使張子奭奉使而肯稱臣。子奭遂許以二十萬。

樞密都承旨與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屬事參謀議。真宗後天下無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歐公建言。請復舊制。而不克行。熙寧初。始用李評為都承旨。至今行之。初評受命。文潞公為樞密使。以舊制不為之禮。評訴於神宗。命史官檢詳故事。以久無士人為之。檢不獲。乃詔如閣門使見樞密之禮。

仁宗時。臺官有彈擊教坊倭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為笑。歐公以為今臺官舉人。須得三丞以上。成資通判者。所以難於充選。因請畧去資格。添置御史裏行。但選材堪此選。資深者入三院。資淺者為裏行。熙寧初實用此議也。

元祐二年。詔職事官並許帶職。尚書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舍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論者紛然。以為不當。王彥林為十不可之說。以獻。謂尚書二年。加直學士。若一年而罷。與之直學士。則過。與之待制。則與尚書侍郎何異。其以罪被謫者。常例當落職。若落職名。則不問過之輕重。與職事官為落兩重職。若止落職事官。則與平遷善罷何異。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為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為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今概以一年為待制。則等差莫辨。待制祖宗之時。其選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無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車載斗量之謠。大要如

是劉革老為中丞。劉器之為司諫。皆以為言。朝廷不以為然。其後革老作相。亦竟不能自改也。

治平初。王景奐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錢公輔為知制誥。繳辭頭。時英宗初即位。韓魏公當國。以為始除大臣而不奉詔。恐主威不立。乃特責滁州團練副使。議者以為太過。司馬君實知諫院。意亦以為是而不救。及後論陝西義勇事。章六上不行。乃於求罷章中。始云錢公輔一上章。止樞密副使恩命於詔令未行之前。而責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義於詔令已行之後。而不以為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請比公輔更責遠小處。疏入不報。蓋意指魏公也。

狄武襄狀貌奇偉。初隸拱聖籍中。為延州指使。范文正一見知其後必為名將。授以左氏春秋。遂折節讀書。自春秋戰國至秦漢用兵。成敗貫通。如出掌中。與尹師魯尤善。師魯與論兵法。終不能屈。連立戰功。驟至徑原經畧。招討副使。仁宗聞其名。欲召見。會寇入平涼。詔圖形以進。於是天下始聳然畏慕之。

神宗初即位。有意二邊。一日忽內出御製祭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感勵將士。或云滕元發之辭也。

賈文元初以晉陵縣主簿為國子監說書孫宣公為判監始見因會學官各講一經既退謁宣公久之不出徐令人持唐書路隨韋處厚傳使讀文元了不喻已乃見之曰所知以示二傳乎曰不知宣公言君講書有師法他日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勉自愛其後宣公辭講筵請老即薦文元自代時官猶未甚顯未幾仁宗卒為創崇政殿說書命之崇政殿說書自文元始云

慶歷中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取關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帥定州虜密遣人來覘候吏得之徧裨皆請斬之以徇眾武恭特不問明日出獵近郊號三十萬親執桴鼓示眾下令曰具糧糗視大將軍旗所向即馳敢後者斬覘者歸密以告虜疑漢兵將深入無不懼仁宗亟遣使問計對曰咸平景德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虜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為方略緩急不相援多至於敗今願無賜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功則無不濟仁宗以為然

晏元獻公喜推引士類前世諸公為第一在樞府時范文正公始自常調薦為秘閣勤校後為相范公入拜參知政事遂與同列孔道輔微時亦常被薦後元獻再為御

史中丞復入為樞府。道輔實代其任。富韓公其壻也。呂許公薦報聘虜。公時在樞府。亦從而薦之。不以為嫌。蘇子容為謚議。以比胡廣與陳蕃。並為三司。謝安引從子玄。北伐云。

王武恭公自樞密使。謫知隨州。孔道輔所論也。道輔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然出涕曰。可惜。朝廷又喪一直臣。文潞公為唐質肅所擊。罷宰相。質肅亦坐貶嶺外。至和間。稍牽復。為江東轉運使。會潞公復入相。因言唐某疏臣事故。多中初貶。已從而久未得顯擢。願得復召還。仁宗不欲。止命遷官。除河東。夏文莊韓魏公皆自樞密副使為三司使。

漢舉賢良。自董仲舒以來。皆對策三道。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人。公孫弘為第一。當時未有黜落法。對策者皆被選。但有高下爾。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太和間。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正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洎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龐嚴等。至少猶皆十四人。蓋自後周加試策論三道。於禮部。每道以三千字為率。本朝加試六論。或試於秘閣。掄選既精。士之濫進者無

下闕

蘇子容過省賦。歷者天地之大紀。為本場魁。既登第。遂留意歷學。元豐中。使虜。適會冬。至虜。歷先一日。趨使者入賀。虜人不禁天文術數之學。往往皆精。其實歷虜為正也。然勢不可從。子容乃為泛論歷學。援據詳博。虜人莫能測。無不聳聽。即徐曰。此亦未足深較。但差刻即一刻爾。以半夜子論之。多一刻即為今日。少一刻即為明日。此蓋失之多爾。虜不能遽折。遂從歸奏。神宗大喜。即問二歷遂孰是。蘇以實言。太史皆坐罰金。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渾儀。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學畧授冬官正。哀惟幾。而創為規模者。吏部史張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時為侍郎。以意語之。士廉輒能為。故特為精密。虜陷京師。毀合臺。取渾儀去。今其法。蘇氏子孫亦不傳云。

元昊叛。議者爭言用兵伐叛。雖韓魏公亦力主其說。然官軍連大敗者三。初圍延州。執劉平石元孫於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敗。任福於好水川。福死之。慶歷元年也。又明年寇鎮戎軍。敗葛懷敏於定州寨。執懷敏。喪師皆無慮十餘萬。中間惟任福襲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爾。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歲月經營困之。無速成功。故無大勝。亦無大敗。

神宗天性至孝。事慈聖尤獻。太后尤謹。升遐之夕。王禹玉為相入慰。執手號慟。因引

至歛所發視御容。左右皆感絕。將歛。復召侍臣觀入梓宮物。親舉一玉椀。及玉絃曰。此太后常所御也。又勸幾欲仆。禹王為挽辭云。誰知老臣淚。曾及兒珠襪。又云。朱絃。湘水急。玉椀漢陵深。皆紀實也。

慶歷二年。富鄭公知樞密院。呂中公章郵公當國。時西事方興。鄭公力論。宰相當通知樞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樞密院。已而以判為太重。改兼樞密院使。五年。二公罷。賈文元陳恭公繼相。遂罷兼使。

韓康公得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人。其後為執政。自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拜相。及再宰四遷。皆在熙寧中。此前輩所未有也。蘇子容挽辭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中。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歷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徽歛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皆稱門生。將別。以詩叙殷勤。投元獻而去。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無不歎服。

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寧初。葉尚書祖洽榜。聞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

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有也。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許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鳥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返謂爾多凶。蓋為范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鳥後賦以責之。略云。我昔閱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鶴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為隘。

太宗時。陳文忠公廷試第一。曾會第二。皆除光祿寺丞。直史館。會繼遷殿中丞。知宣州。賜緋衣銀魚。前無此比也。治平初。彭器資諫閣榜。亦為進士第一。乃連三任職官。十年而後始改太子中允。蓋器資未嘗求於當路。代還多自赴吏部銓。然卒以是知名。仕宦淹速。信不足較也。

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許。屢以贊歐陽文忠。卒不見錄。故在嘉祐初治平間。雖為從官。但多歷監司帥守。熙寧初。荆公當國。獨知之。始薦以為知制誥。神宗猶未以為然。會廣西儂智高復傳溪洞有警。選可以經畧者。乃自南京遷知廣州。既至邊事。乃誤

傳其謝上表云。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傳。雲中赤白之囊。唱為危事。蓋用澤潞李太
鏡及丙吉傳中事。神宗覽之大稱喜。後遂自荆南召為翰林學士。

元祐初。魏王喪在殯。秋燕。太常議天子絕期不妨燕。蘇子瞻為翰林學士。當撰致語。
上疏援荀盈未葬。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以為非。周穆后既奠除喪。景王以賓燕。叔
向議之。以為若絕期可以燕樂。則平公景王何以見非。余謂天子絕期。謂不為服也。
不為服則不廢樂。太常之議是矣。以為情有所不忍。則特輟樂。如屠蒯叔向之言。可
也不當更論絕期為言。如富鄭公母在殯。而仁宗特罷春燕。叔父豈不重於宰相之
母。惜乎子瞻不知出此也。

治平間。歐陽永叔罷叅知政事。知亳州。除觀文殿學士。相繼趙叔平。罷知徐州。亦除。
其後非執政而除者。王韶以邊功。王樂道以官僚。皆特恩也。

故事。館職皆試詩賦各一篇。熙寧元年。召試王介安。燾。陳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
試策論各一道。於是始試教天之命。惟時幾論。問古用民。歲不過三日策。

呂寶臣為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為中丞。不以為嫌。乃召蘇子容。就曾魯公第草制。
中云。惟是一明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于近用。尚有避于當途。况朕方以至公待人。

不疑羣下。豈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既辭。上命中使押赴臺禮上。公弼亦辭位不從。仁宗既不相。潞公而相。陳賜叔。乃詔賜叔。班路公下。潞公辭曰。國朝未有樞密使居宰相上者。惟曹利用嘗先。王曾張知白。臣忝文臣。不敢亂官制。力辭久之不聽。乃班賜叔上。已而閣門言。舊制宰相壓親王。親王壓使相。今彥博先升之。則遇大朝會。親王並入。亦當帶壓親王。潞公復辭。始許班賜叔下。

故事。三院御史論事。皆先申中書。得劄子而從。始登對。諫官則不然。熙寧初。始詔依諫官例。聽直牒閣門請對。熙寧三年。制科過閣。孔文仲第一。呂陶亦在選中。既殿試。文仲陳時病。語最切直。呂陶稍直。宋敏求蒲宗孟初考文仲書第三上。王禹玉陳睦覆考書第四等。王荆公見之。怒不樂。中批出黜文仲。令速發赴本任。呂陶陞一任。與堂除差遣。自是遂罷科。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眾抗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已服其靜退。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

近歲科舉當升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即舉行。其風遂絕。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為相。適求壻。語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後亦當為公輔。是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婚於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為第一。晏元獻公嘗屬范文正公擇壻。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張為善。公曰。二人孰優。曰。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即富公也。特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為盛事。為善亦安道舊名。

張文節公初為龍圖閣待制。求判國子監。真宗問王魏公。國子清閑無職事。知白豈不長於治劇。欲自便耶。魏公對。知白博學。通曉民政。但其所守素清。而廉於進取。故爾。上曰。若此正好為中執法。乃命以右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上用人如此。景德天禧間。所以名臣多也。

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何義。黃右丞履時為侍講。以王氏新說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上曰。亦不獨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諸臣聞之竦然。

哲宗初接位。契丹弔哀使入見。蔡持正以虜大使衣服與在廷異。上春秋少。恐升殿。

驟見或懼。前一日奏事罷。從容言其儀狀。請上勿以為異。重複數十語。皆不答。徐俟語畢。忽正色問此亦人否。確言固是人類。但夷狄耳。上曰。既是人。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

司馬溫公與呂申公素相友善。在朝有所為。率多以取則。溫公自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申公亦自外同召。溫公則就試。而申公力辭不至。故除天章閣待制。溫公大悔。自以為不及命下。凡九章辭不拜。引申公自比云。臣與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愧恥也。朝廷察其誠。因亦除天章閣待制。

政和末。李彥章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自陶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斥。詔送勅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為提舉官。遂定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是歲莫儔榜。上不賜詩而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喜雪。御筵進詩稱口號。自是上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禁。或問何立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為今詩。乃舊科場詩耳。

石林燕語卷第十

宋 吳葉夢得著

蘇魏公為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之未決。御史楊畏論蘇故稽詔令。蘇即上馬乞退。請致仕。呂微仲謂蘇可見上辯之。何遽去。蘇曰。宰相亦有人言便為不當物望。豈可更辯曲直。宣仁力留之。不從。乃罷以為集禧觀使。自熙寧以來。宰相未有去位而留京師者。蓋異恩也。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為宰執者。無不坐貶。惟子容一人獨免。熙寧以前。臺官例少貶。間有責補外者。多是平出。未幾復召還。故臺吏事去官。每加謹為其治行及區處家事。無不盡力。近歲臺官進退既速。貶責復還者無幾。然吏習成風。猶不敢懈。開封官治事。略如外州。督察按舉。必繩以法。往往加以笞責。故府官罷吏。率掉臂不顧。至或欺侮之時。稱孝順御史。忤逆開封府。

范魯公與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為一制。其辭曰。或病告未寧。或勤勞可睹。時南郊畢。質浦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再告乞骸骨。故云。

王冀公罷參知政事。真宗眷意猶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命之。時寇萊公欲抑之。乃定班翰林學士之下。冀公訴以為無罪而反降。故復命為大學士。班樞密副使之下。

自是非常任執者不除。元豐間韓持國陳薦非執政而除。蓋官僚之異恩也。

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嘗遣內侍交文炳傳宣撫問。因賜金二百。荆公望闕拜受。跪已。語文炳曰。安石閑居無所用。即庭下發封。顧使臣曰。送蔣山常住置田。祝延聖壽。

王元之素不喜釋氏。始為知制誥。名振一時。丁晉公孫何皆游門下。元之亦極力延譽。由是衆多側目。有為為元之請汰釋氏疏。及何無佛論者。未幾有商洛之貶。歐陽文忠公丁母憂。復除召還。公嘗疾。士大夫交通權近。至

紹聖間。常朝起居。章子厚押班。一日忽少一拜。遽升殿。在廷從侍初不記首。見丞相進即止。蔡魯公時為翰林學士。承旨獨徐足一拜而退。當時以為得體。大觀間。蔡魯公在告。張賓老押班。忽多一拜。余時為學士。劉得初薛筆明皆為尚書。班相近。予覺其誤。即語二人。二人曰。非誤。當拜。余不免亦從之。閣門彈失儀。皆放罪。子厚語人。是日邊奏有蕃官。名阿理者當進呈。偶忘思之。遂忘拜數。而予雖覺其誤。然初亦不甚著意。記拜數。既聞二人之言。從而亦疑。乃知朝謁當一意盡恭。不可雜以他念也。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陵。忿甚。急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為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

即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即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讀就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於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真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既入塞。河北居民驚奔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得渡。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為舟人。悉斬於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既渡。復擇民之少壯者。分畫地分。各使執旗幟。鳴金鼓於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晏然。

張乖崖再治蜀。一日問其客李政。外間百姓頗相信服否。政言相公初鎮民已服矣。何待今日。乖崖曰。不然。人情難服。前未經次。或恐未信。無這信字。如何做得成。

劉秘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寶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為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待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進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戴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初不為定。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為辭。使女奴共歌之。醉則就卧不去。雖暴露不

饋也。嘗召至京師。議大樂。旦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塵間。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為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於世。人少有得其聲者。

宋守約為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重笞之。人多不堪。故言守約惡聞蟬聲。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為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為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障。臣庶幾或可使人。上以為然。

包孝肅為中丞。張安道為三司使。攻罷之。既又自成都召宋子京。孝肅復言其在蜀燕飲過度事。改知鄭州。已而乃除孝肅。遂就命。歐陽文忠時為翰林學士。因疏孝肅攻二人以為不可而已。取之不無蹊田奪牛之意。李肅雖嘗引避而不終辭。元祐間蘇子由為中丞。攻罷許冲。元繼除右丞。御史安鼎亦以為言。二人固非有意者。然歐陽公之言亦足以厚士風也。

王繼忠真宗藩邸舊臣。後為高陽關部轄。咸平中。與契丹戰沒。契丹得之不殺。喜其辯慧。稍見親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景德入寇。繼忠從行。乃使通奏。先導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說。以成澶淵之盟。繼忠是時於兩間用力甚多。故契丹

不疑真宗召□其妻子歲時待之甚厚後改姓耶律□□于契丹而子孫在中朝
官者亦甚衆至□□師號陷蕃王太尉家

陳密學襄鄭祭酒穆與陳烈周希孟皆閩人以鄉行稱閩人謂之四先生烈尤為
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由是□知名然烈行怪多偽蔡君謨母死
烈往弔□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為類
如此後為妻訟其不睦事為監司所按召置獄劾治司馬溫公為諫官上疏救之曰
烈既嘗為近臣所推必無甚過若遽推辱恐阻傷山林處士之氣然亦竟坐罪

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過初五家人嘗前期誤請者公怒即以付有司劾治尹
師魯公所知也余在潁州士人家嘗見師魯得罪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某自視
雖若無愧以公觀之則安得為無罪師魯蓋坐擅貸官錢為吏部償債當時有惡之
者遂論以贓云

呂丞相徵仲性沉厚剛果遇事無所為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
麻云果毅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蓋以戲之徵仲終身
以為恨言固不可不御名也

仁宗山陵韓魏公為使。時國用窘匱。而一用乾興故事。或以為過。蘇明允為編禮官。以書責公。至引宋華元厚葬事。以為不臣。魏公得之。矍然。已乃斂容起謝曰。某無狀。敢不奉教。然華元事。莫未至。是否。聞者無不伏公大度。

余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率多頂帽。而繫勒帛。猶未甚服。皆於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橫幅。約髮。號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冠。帽乃冠之遺製。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有垂紳之意。雖施之外。不為簡。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於禮乎。或云。六帛不便於措笏。故稍用背子。然須用上襟。掖下與背皆垂帶。余大觀間。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皆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為長袖。與半臂製亦不同。□裏賤者巾衣。武士服。而習俗之久。不以為異。古禮之廢。大抵類此也。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嘗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為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護浮畧同。而不以為非。舊鳳翔郿縣出緇。以縈細如著者為貴。近歲衣道服者。緇以大為美。圓率三四寸。長二丈餘。重複腰間。至五七返。

以真茸為之一編有直十餘千者。此何理也。

趙清獻公每夜嘗燒天香。必擊爐默告。若有所秘祝者。數客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少晝日所為。夜必哀斂奏之上帝。已而復曰。蒼蒼眇冥。吾一夫區區之誠。安知必能盡達。始亦自防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為耳。有周疎者。嘗為公門客。為余言之。

杜祁公罷相。居南京無宅。假驛舍居之。數年。訖公薨。卒不遷。亦不營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閭里吉凶慶弔。與親識之道。南京者。相與燕勞。問遺之禮。未嘗廢。公薨。夫人相里氏。以絕俸不能自給。始盡出其篋中所有。易房服錢二千。公本遺腹子。其母後改適河陽人。公為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陽。依其母傭書于濟源富人相里氏。一見奇之。遂妻以女云。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有奇才。方公始為西帥時。已能佐公治軍。早死。其次即忠宣。夷叟。德孺也。嘗為人言。純仁得吾之忠。純禮得吾之粹。純正得吾之材。忠宣以身任國。世固知之。夷叟。簡默寡言笑。雖居家獨坐一室。或終日不出。德孺繼公帥四方。為名將。卒如其言云。

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為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告莊敏死矣。少大駭曰。此人當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召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即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為異。張康節公昇。田樞密。況出處皆不同。其微時皆文莊所薦也。

范文正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為帥府辟置。多謫籍未牽。叙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才能有無瑕類者。自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世咸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例皆改刺龍騎指揮。故時當權者。每憚公廢法。建請難于盡從。因戲之為龍騎指揮使云。

王右丞正仲口吃。過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文字。亦如常人不異。貴人真自有相也。余為郎官時。嘗過視朔過殿。有御史為巡使者。法當獨立于殿庭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儀。其人久在學校。素矜口。命名上御殿。始引就位。輒無故仆地。既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遙望以為疾作。

亟命衛士數人扶出。逮至殿門步行如常。問之曰。自不能曉。但覺足弱耳。其人官後亦不顯。亦其相然也。

崇寧中。蔡魯公當國。士人有陳獻利害者。未云復望。聞燕特賜省覽。有得之欲讒公者。密摺以白。上曰。清閒之燕。非人臣所得稱。而魯公受之。不以聞。魯公引禮孔子問居仲尼。燕居自辨。乃得釋。

司馬溫公。自少稱迂叟。著迂書四十一篇。韓魏公晚號安陽。蔥叟文潞公號伊叟。歐陽文忠公號六一居士。以琴棋書酒集古碑為五。而自當其一。嘗著六一居士傳。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子由自嶺外歸許下。號穎濱遺老。亦自為傳。家有遺老齋。蓋元祐人。至子由存者無幾矣。

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公及第時試卷亦是一種。

章郇公高祖母練氏。其夫均為王審知偏將。領軍守西巖。一日盜至不能敵。遣二親校請兵於審知。後期不至。將斬之。練氏為請不得。即密取奩中金。遣二校摘使逃去。

二校奔南唐。會王氏國亂。李景即遣兵攻福州。時均已卒矣。二校聞練氏在。遣人賞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日即屠此城。若不出。即併及矣。練氏返金帛。不納。曰。為我謝將軍。誠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與此城人可俱全。不然。願與皆屠。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已。二將感其言。遂許城降。均十五子。五為練氏出。郇公與申公皆其後也。

丁晉公初治第。與車營務銜。楊景宗時為役兵。為之運土。景宗。章惠太后弟也。後以太后得官。晉公謫。即以其第賜之。性凶悍。使酒。挾太后。晚尤驕肆。好以滑槌毆人。時號楊滑槌。故今猶以名其宅云。

晁文元。迥嘗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為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為煩耳。

晁文元公。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也。初學道于劉海蟾。得煉氣服形之法。後學釋氏。嘗以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于前為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蕭然。雖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黃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軒百子鈴。或如風蟬曳。

惑之驗。今日靜聽。內亦有聞此聲者。豈鬼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常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此尤異也。

王荆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與吳冲鄉同為郡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為荆公番號。折洗。王介甫云。出浴見新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曾子先持母喪。過金陵。公往弔之。登舟。顧所服紅帶。適一虞候挾笏在旁。公顧之。即解易其皂帶入弔。既出。復易之而去。

文潞公父為白波輦運。潞公時尚少。一日嘗以事忤。其父欲撻之。潞公密逃去。張靖父為輦運司軍曹司。知其所在。迎歸。使與靖同處。其父求潞公。月餘不得。至悲思之。乃徐出見。因使與靖同學。後因登第。潞公相時。擢靖為直龍圖閣。靖有吏幹。翰林學士張閣。其子也。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米芾詆譎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大保攸于舟中。取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為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為笑。

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謙世居今京昭德坊。後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為唐六宅使李賓所據。賓家多資。嘗藏金珠價數十萬第中。會以罪誅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賓近屬使發取。然後入文惠為相時。正居此宅。宜有是也。仁謙仕周亦為太子賓客致仕云。

宋元公嘗問蘇魏公。徐鉉與鉉學問該洽畧相同。而世獨稱鉉。何也。魏公言鉉仕江南早死。鉉得歸本朝。士大夫從其學者眾。故得大其名爾。元兄弟好論小學。得鉉所作說文繫傳而愛之。每欲為發明。得蘇論喜曰。二徐未易分優劣。要以是別之。異時修史者不可易也。余頃從蘇借繫傳。蘇語及此亦志于繫傳之末。

曹瑋帥秦州。當趙德明叛。邊庭駭動。瑋嘗與客對棋。軍吏報有叛卒。瑋明者。瑋奕如常。至于再三。徐願吏曰。此吾遣使行。後勿復言。德明聞。殺投者卒。遂不復叛。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亦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牒送盜者。並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于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舜卿近世名臣也。

石林燕語卷第十終